



04122

明胡端敏公奏議卷四

陳情乞恩照例請給先世誥命疏

時世國朝右侍禮書士同

臣原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地方係干邊鎮誠恐新任巡撫未到缺官管理不無誤事咨臣還照正德八年二月初二日題准事理務待交替官至日方許離任等因臣以今職在彼仍管巡撫至本年十二月初三日方得新任巡撫都御史許庭光來到交代起至嘉靖元年正月二十七日行至河南地方聞臣父瑬在家病故一時哀痛疾甚不能赴京先已奔回原籍守制外胡端敏奏議

卷四

一

川三三

本年三月十五日欽奉詔書內一款兩京文職官員未及三年者俱與應得誥敕欽此欽遵臣一芥草茅叨蒙聖恩歷官三品例得推贈祖父母父母但臣先留四川暫管巡撫後因聞喪在途未曾到部一時未敢陳請念臣生本農家幼極辛苦賴臣祖父嵩祖母張氏破產延師教臣父讀書未遂復以教臣臣母馮氏事父育臣教臣劬勞特甚臣祖年登八十彼時遇例當得冠帶以家貧不能爲請逾年遂卒至今爲恨臣初任推官累臣父母隨任覆舟大江幾至不救後雖任滿得封臣秩然臣

母不久棄養臣父祿養雖久先因臣在江西平賊之謀偏主幸成爲主兵同事者所忌乘臣預奏宸濠之釁構陷奏提臣已赴京投獄而家族仍被追捕臣父彼年七十有五奔逃受苦百端臣伯母秦氏年八十有四冒雨奔山驚恐成疾而死臣長子繼年方一十有七先憂臣在江西被陷哀痛成疾而死時若死者有知臣母蓋亦不能安處於九泉也今臣幸遇聖明過加錄用恩出望外而乃不幸臣父不祿臣疾未瘳不能赴京致臣先世未得槩受恩典臣負不孝之罪哀痛誠切于心如蒙聖恩一視同仁特照在京見任官員事例賜臣祖父母父母應得誥命使臣父早得銜恩入土以告先死於地下慰其前累之憂道臣不孝之罪臣一門三代感恩刻骨子孫世世莫能爲報也其若臣身臣妻則受恩無補今則守喪未滿不敢濫叨恩典臣以私情冒干天聽罪當萬死無任戰慄

病痼陳言畢獻餘忠疏

臣向以久病成痼陳情乞休荷蒙溫旨容臣調理痊可前來聽用臣感恩刻骨亟圖調理奈緣衰朽之極病痼

已深醫療反甚自分痊可無期此生無緣得覲天顏負
恩終身莫之能報雖死不能瞑目每念古人旣死猶以
屍諫況臣未死何忍忘言茲者輒因時事有聞敢瀝餘
忠上備采納臣昔於陛下踐祚之初竊效宋臣司馬光
上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臣竊見陛下臨御
以來予惠黎元洞燭事體仁矣明矣而武則未彰是以
臣工多玩政化未隆邇因大禮之議羣臣執議不合陛
下優容再三而彼激烈愈甚聖心不得已赫發斯怒薄
示威罰朝野聞之肅然震慄聖武彰矣三德備矣然臣
竊有憂之敢申前說未盡蓋是三德之中以仁爲主而
明與武所以成之也故譬諸天地仁則其生成之德明
則其日月之照皆不可一日而無也若武則雷霆時可
一震而已若震之數或震之過則天下何所容身而天
威亦反褻矣故說者謂是三德仁或可過而明則不可
過也明過則察明猶可過而武決不可過也武過則殘
臣願陛下自今中外羣臣有罪下之司寇責問罪狀明
白輕重誅黜皆依律科斷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所謂武
也若乃廷辱之以箠楚則恐其閒或有心實忠良而體

素怯弱者一時不堪箠楚偶斃雷霆之下遂傷日月之明而大爲天地生成之累矣臣知此事非出陛下本心實由羣臣偏見激烈之過然而傳播天下書之史冊鞭撻行於殿廷刑辱上於士夫非所以昭聖德之美也臣願陛下自今謹之於後而已席書以達禮受知陛下親擢禮部尙書眞得古聖王知人善用之體事無容議書亦不當避嫌固辭矣然恐後有文臣武將才望非書之比而乃援書爲例夤緣結託不由眾推以得倖進者聖明於是仍許選部言官執奏而追奪之可也其餘新進

胡端敏奏議

卷四

四

川文

英達今雖議禮一言有合而以後難保其事事之皆是舊任老成今雖執禮一事過當而以後難逆其事事之皆非聖明於是惟以天地日月三無私之心照臨于上其言是者從之非者置之其立心行事公者用之私者黜之無分彼此新舊而先有適莫于中天下之幸也皇上聰明仁孝親定大禮追崇皇考爲恭穆獻皇帝而躬致廟享尊崇聖母爲章聖皇太后而日侍問安陛下之事皇考聖母已無子臣父之失皇考聖母受陛下之朝享亦無卑臨尊之嫌禮義周至確然聖謨下詔以來人

心允愜天意潛孚已致風調雨順時和年豐如昔孔子所言明王孝治之應災害不生而禍亂不作者其兆驗矣然而議者欲正兩考之失謂改皇伯之稱紛爭不已中外其疑臣非敢謂其言之不然也然竊有見陛下入繼大統雖由皇考遺體倫序當立然而定策之初朝議大協實由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擁翊之功旣而卽位以來人心永戴實承孝宗敬皇帝聖治之蔭臣知聖心純孝其於議者之言必有不欲盡行而皇伯之稱必有不忍遽改者矣臣願陛下明以此意止議者之再言而

胡端敏奏議

卷四

五

川文

消其嫉怨亦以此意釋羣臣之固惑而宥其愚忠要使兩宮二廟均享陛下之孝而歡洽無閒九州四海咸頌陛下之德而愛戴無疆亦使新舊諸臣和協於下以佐理維新之治可也臣愚不能議禮惟聞善法古者師其意而不泥其事如昔舜受天璽於堯廟雖宗堯而其父未嘗不尊爲天子也亦未嘗不以天下養也雖尊其父爲天子父而廟之宗堯罔敢貳也此兩考之義蓋竝行而不悖也堯崩百姓如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是舜之宗堯匪徒爲繼統之大義而亦順天下臣民之心不忍

忘也我孝宗皇帝之崩也天下臣民罔不號慟如喪考妣不幸一傳正德而爲權奸所誤天下凜凜然十有六年之閒惟恐孝宗之業有墜其後弗傳也一旦得陛下以其猶子而繼大統仁孝同符孝宗而聰明英武尤似古先哲王天下翕然歸戴如見孝宗也故雖閒遇天災流行百姓甯餓死而不忍思亂時妄言其心可驗也今若如議者之言而遽改初稱愚民不知禮義者將翕然懷悲遂謂孝宗無後非惟聖心不忍聞而天下皆不忍聞也竊聞禮時爲大順次之故昔聖王制禮必因時宜

胡端敏奏議

卷四

六

川文

而其事之興革必順人心縱今議者所言禮也而於人情則未順羣臣所執雖若爲禮其實欲通天下之情也惜其不能以忠信善道感孚陛下而乃忿議者之創論不合沮陛下之用人無方至於激烈之過而聚哭于廷已則非禮不能無罪矣昔盤庚遷殷本以利國而羣臣不悅胥動浮言盤庚再三誥諭以口舌代斧斤此殷以卒遷而商道復興盤庚爲商令主也今聞陛下宣諭羣臣不忍盡加之罪誠古聖王之用心也更若擇其忠誠有識平正不偏者而一體信任以共圖保民之政而亟

行之以祈天永命於萬年陛下萬世之孝也臣愚昧死不勝惓惓

重陵寢斥邪佞以安宗社疏

臣頃因時事有聞具本上奏今又聞中外傳言有等閒廢小臣逞其邪佞妄圖起用因見陛下孝思純篤追慕皇考無已乘機上言陵寢宜遷改葬京師臣愚聞之不勝憂惕蓋此事利害關係匪輕誠恐聖心至孝爲所感動一朝改移羣臣戒前執議之過無敢再諫臣忝受國厚恩義圖死報不忍緘默然彼執言必以助成聖孝爲胡端敏奏議

卷四

七

川上名

名臣豈敢偏見阻執也臣昔聞追崇廟祀之禮未定深虞聖孝之心未遂上下之志不通致災殃民爲宗社邦本之憂已述鄙見爲陳言治道急務以效愚忠事具本欲進閒繼聞明詔大禮已定而止今欲言此愚誠恐有未孚敢將前本附上伏願聖明併賜采納蓋臣前奏深辯追崇上爲禮者欲成陛下之大孝也今奏極言遷葬之宜愼者亦欲成陛下之大孝也成陛下之大孝所以效臣之愚忠也臣惟皇上一身宗廟社稷之主也四海兆民之命也而所以儲祥蔭福於陛下之身者恭穆獻

皇帝之陵也俗言家之有墓猶木之有根根固則木常茂而枝葉生生不已根動則木之榮瘁未可知此士民之家所以重於遷墓也匪徒士民雖古帝王亦然昔者舜都蒲坂而崩於南巡遂葬九疑禹都安邑而亦崩於南巡遂葬會稽其相去國都各數千餘里後世莫之敢遷故其子孫傳至春秋時千數百載猶君國子民不絕此其驗也唐太宗祖墓在長安者爲隋留守官所發動其後子孫連遭武氏安祿山之禍慘不可言此其所當戒也我太祖高皇帝初葬其皇考妣於今皇陵衣冠蓋

胡端敏奏議

卷四

八

川文一

不備也及後富有天下追尊帝后我太祖統天大孝豈不欲備禮改葬京師以便祭掃然亦曰慮泄山川靈氣使體不安姑積土厚封備山陵之制而已見於皇陵碑大略可考也此我仁祖之陵旣蔭太祖興創大業而以後未嘗輕動所以固蓄山川靈氣而又蔭我太祖享國日久子孫萬世爲帝王也今獻皇帝之陵比於皇陵已蔭皇上入繼大統今亦不宜輕動使之固蓄山川靈氣而蔭我皇上聖壽萬年子孫萬世爲帝王可也昔人謂死者魂氣升天體魄歸地今獻皇帝立廟京師子孫歲

時祭享其神氣之在天者陟降昭格蓋無不在而陵寢之在安陸者永爲萬世體魄之藏豈宜輕動也況查安陸至京水陸路程各數千餘里使遷梓宮陸行在途未免震動舟行則遠涉江淮河漢風波數千里勢非旬月刻期可到此時聖母聖心懸念何如舉朝臣子驚惕何如而可輕動也卽今士民之家重其父母而欲爲子孫長久計者只求小小吉地亦嘗經數年不得至於天造地設山川大聚完美可爲帝王宅兆者舉天下蓋不多也故我太祖初定國都聚天下術士而議者數百太宗

胡端敏奏議

卷四

九

川文一

卜藏天壽山蓋自始封燕國至於紹極征討往來閱歷山川數十年而後得宜易能也有如奉迎梓宮至京一時難得吉地而經年未得安厝或主司恐以遲慢爲罪而遷就附會以未全吉之地爲吉而誤國大事將如之何臣謂陛下孝思誠切或遵奉聖母太后懿德至情必欲遷葬亦須期以數年之閒妙選近京山川大聚十分全美之地如天壽山北者而後妙選年月日時十分之吉啟遷皇考梓宮安葬方可無慮也今若如彼邪佞之言輕率一二年爲之萬萬不可也夫陰陽地理之說從

古有之今士大夫之家重其祖考體魄之安爲其子孫
長久之計者罔不精加選擇而或謬爲大言謂此小術
不足信者是其愛國不如愛家愛君不如愛身故爲欺
罔非忠實也昔宋儒朱熹窮理致極精微乃葬其考妣
異處蓋亦拘於陰陽地理而勢有所難合其疏論壽皇
葬地至爲詳備蓋其知至意誠所發一時淺學之士或
未之及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今姑以塋葬一事言之夫愛其
祖考而慎於安厝者仁也處之合乎事理之宜者義也
胡端敏奏議

卷四

十

川文一

然而天有陰陽地有柔剛則陰陽地理能爲禍福之說
夫安得不信乎臣前疏妄言今日急務以孝親爲大以
保民爲本而保民圖治之道又在擇言官而納諫諍回
士風而變治體以盡復祖宗之舊向使皇考聖母不崇
以至親至尊之號而受陛下之朝享則爲卑臨尊於禮
爲不順於心爲不安此聖心之所以不得已而必欲追
崇者天理人心之正也天下萬世之公也今則陵寢已
安不宜輕動稱號已安不宜再更明詔已頒不宜數易
聖孝已遂別無不得已之情矣何乃中外臣工希寵妄

言不已臣願陛下明禁斥絕此輩不許再言而惟君臣
協恭專以任賢圖治保民爲事以求固宗社於萬年此
誠今日急務也臣愚賦性忠樸特受明主之知今旣衰
病成痼不能再起供職使非遇事盡言則終身負恩有
所不忍故敢冒死盡言至是也皇天皇帝考靈神昭鑒臣
言非忠甘受顯戮萬死無悔

陳言治道急務以效愚忠疏

臣荷國厚恩義圖死報在喪三年每聞時事可憂輒增
哀痛不食惟以禮制所拘不敢上言國事今旣服闋卽
胡端敏奏議

卷四

七

當趨赴闕庭面陳得失又以疾病不能中心自悼寢食
靡甯臣又自傷病廢之久志慮之昏脩身治家尙多自
愧更言國事人其謂何況臣所欲言者實違眾議中外
一聞必皆切齒以爲阿附求進是匪徒目前之有險禍
而將來身後之受惡名百世而下非遇大聖大賢至公
至明之見終有不能自白者矣臣是以欲言未敢輾轉
多時然又思臣痼疾天廢人所共知可無求進之嫌而
區區犬馬之誠實有甯受惡名險禍而不忍負恩緘默
者故敢昧死爲陛下言之竊惟今日聖治急務以孝親

爲大以保民爲本商書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
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孔子曰夫孝德之
本也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其論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則
曰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
禍亂不作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
大乎以天下養是皆言孝親爲大也書曰后非眾罔與
守邦又曰民惟邦本本固邦甯又曰天佑下民作之君
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我皇祖聖訓有曰凡
古帝王以天下爲憂者惟創業之君中興之主及守成

胡端敏奏議

卷四

三

川文

賢君能之又曰憂常在心則民安國固蓋所憂者惟望
風雨以時田禾豐稔使民得遂其生如風雨不時則民
不聊生盜賊竊發豪傑或乘隙而起國勢危矣是皆言
保民爲本也臣聞陛下至孝之心根於天性卽位以來
累欲尊崇皇考聖母而感於眾議未能早定臣想陛下
孝思純篤每當入侍聖母之時痛思皇考在遠三年不
得躬致廟享聖心哀慕迫切必有抑鬱于中而上通於
天者是以天爲感動時出災異以儆聖心而孝治之應
漠然未彰者事由羣臣見禮不明而執議僭差聖心於

是蓋亦過於謙讓而少乏明決矣是以卽位之初大風肇變而至于今亢旱之極洪範咎徵曰僭恆暘若曰蒙恆風若是也臣謂此事在聖心獨斷之而已早定之而已在禮有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不殺其身以益其君乎就使追崇稍有不合乎禮陛下爲親羣臣爲君甯受失禮之名而使陛下得全聖孝之大以成孝治之美不亦可乎況此事出乎天理人心之正合乎天下後世之公萬無非禮可議者臣請得而明辨之陛下入繼大統爲孝宗皇帝後不得復顧私親也

胡端敏奏議

卷四

三

川文

臣聞近古帝王有生前無子而明立親弟之子爲太子以承繼天下且預爲其生父立後者漢成帝之於哀帝是也有生前無子而擇立從兄之子爲子以儲繼天下者宋仁宗之於英宗是也有生前無子而選育孤遠之子爲太子以親授之天下者宋高宗之於孝宗是也有歿後親子天疾其後策親私口之子以承繼天下者漢安帝之嗣和帝是也有歿後無子其后迎立從兄弟之子以承繼天下者漢靈帝之嗣桓帝是也是皆如民間無子立嗣者然不得顧所生父母固也陛下與之不同

矣我孝宗皇帝有子武宗已授之天下十有六年今陛下之立乃因武宗晏駕無子又無祖訓兄終弟及之義皇考興獻皇帝爲武宗皇帝之貴介親弟陛下乃其嫡子也羣臣尊奉推考天敘於是請昭聖慈壽皇太后懿旨稱武宗遺詔以迎立陛下是猶今武臣世襲長房無子則次房襲者然此自皇祖聖謨宏遠預立此制以息爭端其意在武臣則重在立功之祖在朝廷則重在創業之祖非爲嗣世子孫計也故今凡士民之家無子皆得立嗣獨武家不得私立者以聖制有定也然則陛下

胡端敏奏議

卷四

古

川文リ

以堂弟繼堂兄而有天下稽古中朝未有其事未有其事則追崇亦未有其禮而可以義起矣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禮運曰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是也昔衛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孔子欲正其名而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今必曰繼世卽爲父子陛下當稱孝宗爲皇考而不得考其生父若使當時憲宗皇帝之第二子興獻帝在世則當立興獻帝矣其亦當考考廟而不得考其所生乎此其事理必不通矣論者或又謂皇考初封藩國未嘗一日臨天下不得稱皇帝者則又有說焉傳

言武王追王太王季文王不以卑臨尊也今皇考聖母不尊以帝后之號而受陛下之朝則爲卑臨尊矣其心安乎且太王季文王舊皆諸侯亦未嘗一日臨天下也我皇考以憲宗皇帝之愛子孝宗皇帝之介弟立德昭聞於天下久矣屬者武宗頻遊九廟缺享天敘人心皆屬皇考皇考上賓乃屬陛下推厥天源陛下因爲皇考之子而得承大統也顧不得比於太王季文王追尊爲皇帝者何歟況昔孝廟之於皇考友愛尤篤近者尊號之稱又出昭聖慈壽皇太后之懿旨陛下尊奉

胡端敏奏議

卷四

五

川文リ

慈訓旣隆所生而益感所自由是日嚴孝廟之享益隆昭聖之奉臣知兩宮二廟均享陛下之孝而懽洽無間矣何不可之有或又拘於興國之稱者則又不然夫今天下一統也父子一家也大明一統之內又有興國皇帝者何居此其事理又不通矣或又拘於興國立廟者則又不然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今皇考止有陛下

一子而遠立廟於數千里之外其降享之際不見親子孫一人在列能無含淚而不食乎陛下高處九重萬年將至何日能一躬致孝享乎且昔親王無後者皆得祔

享太廟也今皇考有陛下爲天子顧不得別立廟於皇城之內者何歟此其事理又不通矣夫抵先王因時制禮各不同今只以追崇一事言之昔者舜受天下於堯禹受天下於舜一也禮言有虞氏宗堯是不追崇其父瞽瞍也夏后氏郊鯀是追崇其父伯鯀也天下後世固不以舜爲是而禹爲非亦不以禹爲孝而舜爲不孝也今之議禮者乃欲拘一定之說而不顧天下之大計何歟書曰蓄疑敗謀故臣謂此事惟在聖明一下明詔早定之而已固不必復牽於羣議也亦不必追咎夫羣

胡端敏奏議

卷四

七

リテリ

臣也夫羣臣爲此者心非不忠而欲沮陛下之孝也蓋其始議之時方追慕孝宗之德而傷其無後故先有爲後之說置於胸中而一時見偏議定乃遂真以追崇爲非禮而惟恐或陷陛下於過舉其心實忠於陛下忠於孝廟也及後再議復議舉朝人心蓋以追崇爲是者過半矣然而眾相顧忌懲宋濮園之議槩以執前議者爲忠直變初議者爲逢迎乃遂翕然一口而莫之回非其本心也一時保名固位之心重而不敢違眾也或以能辭官職謂非固位者非也蓋名與位相須從眾則得名

今雖暫退而輿論可以復起違眾則失名今雖得用而眾怒難犯後有險禍隨之矣此忠臣體國者之所以爲難也正德十六年冬臣在四川歸途遇給事中張紳嘉靖元年春臣奔喪抵家遇郎中夏良勝主事張大綸皆與之極論追崇之當禮欲其達當道以將順陛下之善美而君臣契合以共成天下之治不知其言達否也夫將順與逢迎不同君所行是而人臣順承其志以成就其美者將順也君所行非而人臣迎合其志以求媚其心者逢迎也二者情事不同忠邪所由以分也孔子曰

胡端敏奏議

卷四

七

川文

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今臣所憂者陛下聖孝之美羣臣失於將順恐陛下緣此盡疑羣臣而不之信上下不能相親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此實羣臣之罪也然而所壞者陛下之國事也所害及者陛下之子民也於羣臣何計焉昔宋神宗勵精圖治一代英明之主也惟以議新法不合而舊臣相繼罷去乃致時相誤引匪人以壞國事先儒程顥謂新法之禍吾黨激成之則亦當時舊臣偏執不能委曲致君之罪也然而宋業遂衰致爲神

宗盛德之累臣念及此不覺痛心故深願陛下毅然早
定尊崇之禮而釋然遂赦羣臣之失使各安其位而責
以開誠布公講求救荒弭亂之策而急行之此誠今日
急務也蓋自羣臣執議不通而陛下孝思哀切之際內
臣將有順旨而得用者矣外戚蓋有希恩而市寵者矣
言官聞有忤旨而得罪者矣自古忠臣愛君必憂其漸
臣不敢避禍而不言也昔者漢唐宋之季其致禍敗各
有所由西漢以外戚之過寵東漢李唐以內臣之漸橫
而皆言路之不通宋以奸相用事而言官朋比爲排異

胡端敏奏議

卷四

七

川文

已以蔽主聰明而固其權三者不可不慎也其奸相言
官則多文臣也故自古文臣亦有奸謾誤國者矣內臣
亦有忠勤體國者矣非謂內臣盡不可用也但文職在
外而有奸惡則易知知則易去內臣在中而有奸惡則
難知知亦難去故文職如褐外華體之服有點汚則人
所共見見而日數易之無難也內臣如貼裏近身之衣
有垢敝則人所不見必須服之者自覺雖覺而欲易之
恐有切膚致害而顧忌多難難去之禍則有不可勝言
者矣又其富侈成俗而一家人之用度過於文職大臣

數倍有餘則其取於人也必多而民易困窮此其所當戒也臣願自今文臣內臣職任各遵祖宗舊額而各選老成忠正者爲之各欲時察其忠邪而於內臣尤加慎檢一有奸佞竊權者混於其中則急去之而改用忠良則可無前代宦官之禍矣國朝外戚遵奉祖宗舊制自來不曾典兵預政前代外戚之禍無可慮也然而分封漸盛則天下財賦有限而不能給民力易於困竭書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不可不慮也況聞先朝外戚絕無封公者萬世而下乃謂外戚封公自陛下始臣愚誠不

胡端敏奏議

卷四

九

川文リ

願有此議論以爲聖德之累也中庸言尊位重祿所以勸親親陛下所行亦九經之道也然而親愛之固欲其富貴富貴之必欲其久長其若親愛之過富貴之極而爲國耗蠹爲人指斥則非久長之道也故臣願如張鶴齡者聖明聽其讓而仍舊爵以成就其美親愛久長之策上也公爵止令終身而不世襲次也著爲令典以後不許攀援爲例又其次也自古人君之德莫大於從諫其失莫大於拒諫尤莫大於罪諫臣罪諫臣而不幸偶至於死則其失又有不可言者矣我皇上天性聰明聖

德宏厚本心樂於從諫是以卽位之初凡科道有言無不嘉納然此時科道多係正德末年依阿受賜取容於江彬而緘默固位致陷他官忠諫得禍而莫之救正者也新政之初大臣失於奏黜此輩不知認罪而乃混諸忠直肆意多言言或涉私忠良被枉聖心明如日月蓋已燭其言之不實而心之非忠者有矣近二年來言者發於忠赤多切事理閒有風聞偶誤者蓋亦不多也陛下因前言者之多妄乃併後之言者而厭聽之是以嘉納不如初政之多更或因是而得罪者有矣近聞一二

胡端敏奏議

卷四

三

川文

言者過當其罪不能無也朝廷暫下之禁獄以懲其罔然恐言官因是奪氣而以後忠言日少則非朝廷之福也亦恐天下後世因而誤傳陛下有不納諫之名也故臣願陛下早開釋之以責其後效而已其先降黜者收復之而已臣又聞近者南京兵部侍郎席書以達禮受知陛下親擢禮部尙書不知事體者或相驚訝以爲不由眾推廷臣或有執奏書或避嫌固辭審如是則益煩聖慮矣臣與書未嘗識面然昔見其雲貴災異之疏漕船誌書之作固已知其才猷出眾矣祖宗朝固嘗親命

大臣今陛下因其才而授此職允協公道何嫌之有廷臣執奏者或恐後有文臣武將才望非書之比而乃豫書爲例夤緣結託不由眾推以得倖進者耳臣謂後日萬一有此選部言官執之而已聖明納之而已今如書則無嫌可避正宜聞命不俟駕而行以急報明主之知不宜牽纏誤事也臣惟言官不可不擇而其言不可不聽臣願自今科道官特敕吏部傳選內外郎官中必欲其忠直公正明識治體者奏改爲之三年之內考其敢言忠諫有益舉刺得宜及巡按在外激揚興革有益地

胡端敏奏議

卷四

三

川文川

方者留以久任超擢卿佐等官如祖宗朝故事其雖敢言而言或不切於事體或過於激烈易至觸忤者則遷改內外相應職事以保全之後仍記其忠直覈其後效而量加超擢其或當言不言或挾私妄奏及巡按不職者明奏降黜務使言官皆傳中正之人陛下於言之善者則擇賜嘉納而見諸施行其不善者亦曲示優容而置之不問要使朝廷多得忠諫之益而君父不受罪諫之名可也皇天聖祖旣以中國疆土暨億萬生靈而付陛下矣然則保民也者實陛下今日之急務臣昔聞陛

下龍飛在途惜民財力惜民田禾朝野播聞無不欣頌
及登寶位以來愛民之心無日不存仁民之政無日不
舉災傷稅糧不惜蠲免凡民飢帑銀不吝振濟陛下保
民如此可謂至矣然今江淮以南赤地數千里民飢至
於父子夫婦相食所在餓殍疾疫死者不可勝紀若莫
爲之救者何歟或謂數年以前內臣鎮守剝民膏血至
盡以致如是固也然自陛下臨御以來鎮守剝削如前
者少矣無乃臣等文職各以私已營利爲謀而無體國
爲民之心所致也臣觀近歲以來士風大壞而政體大

胡端敏奏議

卷四

三

明文

變文臣不敢自言陛下不得而知也臣愚昧死敢遂言
之今天下親民者郡縣守令也總督郡縣者藩臬二司
也巡察二司守令者巡按御史也數者設官皆以爲民
也祖宗舊制惟巡按一年交代回奏至今不改其餘藩
臬守令則皆久任而責其成功弘治以前皆然也今則
遷徙不常矣是故春爲知府或僉事於南秋陞副使或
參議於北來春則又陞參政或副使於東西矣甚者初
陞右布政使憚遠不行在家稍候三二月卽改左而之
近矣到任未及三二月卽望轉而京堂矣由是一歲之

開往來道路如織月日過半其能在任幾何至於進士爲知縣者亦惟持守三年有薦卽取事在承上而不在恤下也故今藩臬守令皆過客也其視地方凋敝若見驛舍之損漏誰爲之脩也視生民之饑困若見驛馬之疲瘠誰爲之恤也舊時責之以興水利勸農者不屑爲也責之以積穀備荒者不屑爲也至凡覈戶日均賦役除盜賊抑豪强等事皆不屑爲也乃惟巡按批問狀詞或委勘事情則稟其意而亟爲之虛實輕重惟視彼所欲聞而報上耳誣枉固不恤也往時巡按秉權太重行

胡端敏奏議

卷四

三

川文

事太過先朝考定憲綱一書以爲矜式其與三司知府等官相見各有定禮也其職任事務各有定款也今則藩臬守令皆不得專行其職而事皆稟命於巡按矣甚而巡撫固位者亦不敢專行一事而承望風旨於巡按矣相見之際知府以下長跪不起布政以下列坐隨行甚者答應之際皆俯首至膝名曰拱手而實屈伏如拜跪矣至於審刑議事考覈官吏之際與尊輕重皆惟巡按出言而藩臬唯唯承命不得稍致商榷矣一有剛正不阿可否其閒或專行一事者豈惟巡按惡之眾皆疾

之或陰註以數字之考語或明摘其一事之過失而劾之退矣由是布政以下皆以作揖爲名日候於御史之門而無暇各行其政甚者公文往來皆必親遞而布政使方岳之重按察使外臺之長乃躬任鋪司兵之役而不恥矣彼爲布政者則曰我姑謙遜數月則有京堂之陞矣旣爲都御史巡撫則又曰我姑謙遜數年則有部堂之擢矣不然則劾隨之能得此乎由是內外大小官員皆以持循保位爲賢而慷慨任事者爲不謹忠正之人因是而黜者多矣孰肯體國憂民而爲之興利備患

胡端敏奏議

卷四

言

川文明

耶此今日致民飢困所由也今使大臣有如富弼之賢者陛下委金萬鎰使之馳往地方振救欲發倉廩則倉廩素空也欲買糧食則米穀絕無也欲勸大戶則大戶自不給也欲知飢民實數則守令素不究知也欲委官則無實心行事者而或差占於巡按則不敢承命也一人耳目有限將如之何哉不過公文行下而造冊報上曰振過若干而已其生其死誠不能知也此今日之飢荒實不能救而後日之飢荒所當急備也聖祖所憂盜賊竊發豪傑或乘隙而起者此正可憂之時也臣惟曰

同士風變治體而皆復祖宗之舊此今日救民之急務也然此事大臣不敢獨任也惟聖明張主於上而已何者臣僚昔皆陞速今緩其陞則怨怨則謗御史先旣權重今抑其權則怒怒則劾謗與劾大臣之所深畏也今日職位退亦可矣而歿後議及贈諡則又以有無彈劾爲應否由是浮沈保名者恆得志體國任怨莫之敢矣臣故謂保民今日急務在聖明張主之而已蓋能保民則天眷益隆宗社可永皇祖考享祀於萬世陛下萬世之孝也然其本則又在陛下脩德講學以作憲天之聖胡端敏奏議

卷四

三

四

聖恩終身莫之能報是以力疾盡言至此也陛下憐臣愚忠憫臣疾苦而早賜得休以終餘年臣之幸也其以爲狂妄而罪黜之亦幸也若必欲起臣上道則衰病不堪必死於道路矣臣惟一子貧弱不能遠收臣葬惟陛下哀憐

弱病不能趨謁懇乞休致疏

臣久患痰火極弱行不能百步立不能片時兼以心神虛怯眼目昏花遇事慌張出言蹇澀常時氣鬱不通身欲顛仆或時鬱散不止氣如暴仆是以不能供職效用自爲副使及陞今職中閒一謫再興十辭未允頃丁家難今服闋因疾不能赴京陳情乞恩休致荷蒙恩旨容臣調理臣感激思奮調理不痊自分此生無緣上答申夜哀思遇時多事乃瀝餘忠乃陳三疏自知身如病馬旣蹶難興言比鳴鳥旁聞皆嫉直欲報恩於垂死而他顧不遑豈圖基用於將來而公議有犯乃今十二月初

胡端敏奏議

卷四

三

川文刊

三日忽准吏部咨該本部備題奉聖旨廖紀胡世甯姜清都行取來京用欽此咨臣欽遵施行臣聞命驚惶卽欲趨赴奈緣病困日久遠行驟難試一登舟而近出卽連數疾而速還尙冀調理少痊不覺延捱多日恐稽召命以速官刑憂惶日積痊可無期竊惟自古忠賢難逢聖主況今遺老皆昔困於權奸之久幸今得遇聖明之知豈有不願仕進無故推託者蓋其他則或憂人忌而避禍不行如臣則實由天廢而痼疾難起懸望闕庭感戀徒切伏望聖恩垂日月之照而幽隱不遺擴天地之

仁而疲癯是保特降綸音容臣休致明勅吏部示勿復
用以便臣安養之私以免臣冒進之咎臣得以未死之
年感陛下再生之德日同野老含哺鼓腹而歌咏太平
時學緇流稽首焚香而祝延聖壽臣無任激切祈懇之
至

胡端敏奏議

卷四

三

100

明胡端敏奏議卷四

明胡端敏公奏議卷五

陳情乞調閑散疏

時官兵部
左侍郎

臣久患痰火極弱不堪任使先厯內外臺及陞吏部已嘗十本具辭頃丁家難服闋因疾具本乞休荷蒙恩旨容臣調理繼蒙取用不能起程又行具本陳情復荷聖恩溫旨勉留臣感激思報卽欲強疾赴京奈緣困於炎暑苦於疾暈未能動履欲候秋涼起程聞忽准咨欽蒙聖恩陞臣兵部左侍郎咨臣欽遵到任臣聞命自天感激無地惟兵部司馬之官侍郎尙書之佐時或當署掌

胡端敏奏議

卷五

一

川

部卽有事或當出總邊疆須得才猷出眾德望服人年力精強邊事熟練之人而可運籌帷幄折衝樽俎上佐聖明以選將而練兵嚴內而肅外賞必當功而冒濫不容以蠹國罰必當罪而姑息不行以誤事也如臣庸陋萬不及此豈堪斯任況臣年雖未屆六十而病容衰朽已過七十之形心雖圖報萬一而陋學迂疏適爲輿論之鄙兼恐不時病發痰或驟壅而言不能出口有妨奏對氣或驟鬱而行不能正履有失朝參旣爲班行之玷以負聖明之知臣是以展轉籌思進退難處蓋今聞詔

不起則臣方命之罪當誅使後任官不稱則臣誤國之責尤重故今部咨一到臣已扶疾起程前來無奈臣病軀沿路服藥到京恐遲而兵部事嚴員缺不容以久曠抑恐到京疾病纏綿才力短淺不能稱職有孤恩命罪當萬死故今不避煩瀆昧死陳情伏望聖恩特念本兵重寄憐臣衰病殘軀別選賢能代臣陞職放臣還鄉休致終老餘年或乞調臣南京部分使得就閒養病臣得以其本等職業之餘或遇時事當言不避艱險盡誠獻納以圖報於萬一臣以私情累于天聽不勝戰慄

胡端敏奏議

卷五

二

川三

乞定孝思早發宸斷以安世饗疏

臣蒙陞職取用至京本月初六日朝見出門見羣臣奉旨往看世廟前道所宜初七日謝恩羣臣會議前事臣以病弱不能遠行且未到任未敢隨眾看議今初十日到任以來始列常朝聞前會議本尙未批出深悉孝思未定聖心久勞眾議惕然臣有短見亦敢冒陳以助孝思之萬一臣惟世廟之立本以義起不當援古曲證直須論今事勢所宜耳若如何淵近奏欲開廟道直通祖廟街門出入驟聞體面似好而於事理情勢不便有六

蓋聞神宮監礙路當拆太廟護牆樹木亦有當伐者是
皆祖宗原爲太廟建植已定推恭穆獻皇帝孝敬祖宗
之心必有所不忍陛下體獻皇之心敬其所尊亦有所
不安一也異日神主入廟必經太廟門下輦臣子不得
全其獨敬二也以古者事亡如事存推之恐獻皇帝平
日神遊出入必經太廟門不無有所敬忌而不得自便
三也廟成之後聖母聖心遇時追慕或欲往敘家人禮
一瞻廟貌必須駕出午門再出端門轉入祖廟街門經
過太廟門甚有所不便四也以諸司職掌所載婚禮推

胡端敏奏議

卷五

三

川文刊

之則陛下後日聖子神孫立后冊妃奉先殿廟見之後
理當次謁世廟亦須如前連出午門端門經過太廟門
亦有所不便五也陰陽俗忌本非正論然人臣爲家則
拘而爲國不言則亦非臣子愛君如父愛國如家之心
也凡陰陽家建立宮室忌前路直衝亦忌斜界故如大
明門前離正陽門直路方闊不遠而兩傍橫路甚長今
不知廟道直南西竝祖廟街地步幾多若拆舊房直進
恐路狹長有犯直衝之勢欲避舊房曲入則又恐犯斜
界之勢六也若如禮官原議從後往南轉東折旋而入

則於前數者事情皆便矣臣初聞立廟在遠恐陛下不得親祭致其如在之誠繼聞立廟在內恐羣臣不得陪祭致其奔走之敬後聞立廟于此上下議同神人協應已爲盡善盡美止惟廟道不通祖廟街門耳一廟本微不同所宜各道出入推獻皇帝孝敬謙抑之心必不欲其事事比隆太廟我皇上立廟初心本欲求安獻皇帝之靈而使其上合祖宗之心下合萬世之論子孫世世享祀無閒亦非欲其事事比隆太廟也彼淵議如弈弈求勝不已國家大事豈容聽其舉棋不定哉中庸孔子

胡端敏奏議

卷五

四

川文

稱武王周公之達孝而曰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陛下日新聖學體念此數句則孝思過半矣或謂此事重大聖心若猶有疑則宜內啟兩宮聖母之心上告九廟皇考之靈躬至廟門謀及卜筮必于羣議有合洪範稽疑所云是之謂大同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矣今若止依三二人之言而欲輕動祖廟相干抔土株木非惟祖考之心不安而天下後世臣民之心皆不安也伏願皇上俯察羣臣早定孝思早發宸斷以速世廟之成以奠萬年之祀則陛下盛

德至孝協于臣民光于祖考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臣以病廢庸才誤蒙簡用感恩刻骨冒死前來今若遇事不言恐孤聖德謹昧死陳其區區非敢附眾取容亦非敢立異求名也惟聖明採納幸甚奉聖旨這事已有旨了該部知道欽此

陳言邊務情弊疏

臣以病廢之餘叨任本兵之佐其於宣大二鎮及陝西三邊事務不曾經歷略無一知不敢妄言若夫京左邊

胡端敏奏議

卷五

五

東一帶則因往歲平賊江西預奏宸濠之事被忌功都御史俞諫佐逆御史潘鵬等百計構陷誣臣死罪投繫錦衣衛刑部都察院左府連禁十有六月編發遼東瀋陽衛充軍首尾四年以是於彼地方軍務情弊耳聞目擊頗知一二嘗費心思爲彼私畫而未敢出言不意今日皆臣本部職務也雖其間有數事不係本部掌行者然臣與各部卿佐比肩事君同心體國人臣之義知無不言不敢避嫌緘默也謹以所見應處事務條列于後其最後一事頗涉機密伏乞聖明自行斟酌行止不必

該衙門鈔議以傳泄其事驚動人心其餘二十四事乞
勅該部再議施行

計開

一在京編發遼東充軍之人俱監在府半年有餘積至
二十人方差一官一舍管解其所差官舍先揭債銀四
五十兩使用幹差本利倍還而又欲多取肥家皆出此
二十人之身軍犯臨發經歷司既打送行大棍二三十
官舍領解出城沿路停歇逐日吊打使其痛苦哀號親
隣送者皆不忍見爲賣房產揭債銀隨路追送軍解沿
胡端敏奏議

卷五

六

川X8

途守等每五七日纔至通州一兩月纔至山海關必欲
足其取盈之數內有竊盜充軍者放令墟市掏摸財物
以與之其閒軍被打死軍妻被姦者不可枚數其軍到
彼不久多死無益邊衛竊恐別府解軍亦有此弊乞賜
禁革再有犯者必加重治

一京差伴送貢回夷人官員經過遼東一帶全無紀律
約束每百十人或三二百人擁至一處堡站官先失預
備夷人到彼因無車馬供給任其留住三二日出入空
城略無禁忌或忿將房舍損壞或故將門窗燒爨或自

用粗木鞍橋將馬脊打破或管解官唆令將馬尾割與
回京賣銀一過三汊河夷人竊認小路卽將官馬騎從
小路徑行超過三五站故將馬正騎死去棄路傍官府
略不經意甚損國威亦耗邊馬且被夷人熟識道路益
輕邊衛入寇無忌事非小失合無今後夷人往來宜令
伴送官分定班次每五十上下人爲一起每起預將名
數報知前路堡站預備供給腳力夷人到彼卽時應付
打發前站已過報知後站方許次起夷人起身到彼亦
就打發不許暫留經過地方仍要撥軍嚴整隊伍守門
胡端敏奏議

卷五

七

川三二

護送使彼嚴憚不敢傍覷再有如前損壞馬匹房舍及
超路徑回等事嚴禁重治庶壯國威免致輕侮
一軍政莫急於馬舊聞有禁官馬不許兩人竝騎亦不
許婦女騎坐及馱載他物切見遼東軍官全不惜馬所
關料豆私賣食費不以唎馬致馬瘦損該管頭目略不
點視而又不分男婦出門半里卽便乘馬或將馱載薪
糧行李遠行重壓而又騎一人在上以致馬易倒死虧
損公私今宜行彼將官嚴加禁約如有坐視不禁或指
此名爲因而科害軍士者許撫按守巡官參問究治

一彼處原無驛遞止是各堡輪撥邊軍馬匹在堡走遞號稱擺堡馬無奈鎮守分守等官各有親識伴僕人等及各衙門公差人役日逐往來不絕多討馬匹騎坐及馱載行李下程馬易倒死負累邊軍買補更又嚇要管堡官多歛窮軍財物供給酒饌必欲豐盛致令邊軍苦不可言合行彼處撫按守巡官各堡站每月給與印鈐格眼簿二扇將輪差馬匹編號書簿仍定與公差人飯食品數令其馬匹挨次均撥卽書格眼內其公差人用過食饌品數亦令填註格眼循環吊查敢有多勒馬匹

胡端敏奏議

卷五

八

川文十

供給者卽行懲治其非公差人並不許私給濫與一彼處鎮守總兵太監朝廷原給與令旗令牌以備臨陣督戰之用旗牌所至卽同詔勅官吏迎伏無敢違慢有等無知官舍謀跟鎮守聽執旗牌其人名目卽自號旗牌鎮守官或令出外營辦私事亦稱旗牌所至凌嚇官吏詐勒財物弊不可言如欲差彼賚銀邊堡糴糧報納必與一軍帖以點軍爲名旗牌一至守堡官股慄驚懼卽將軍士應支月糧扣留在倉准作糴買上納之數卻將原銀送還原發衙門更斂窮軍財物饋送旗牌以

免降禍其害人如此合無行彼禁約今後鎮守官非眞臨陣督戰不許擅出旗牌以褻天威其公差人出外非眞執欽降令旗令牌者不許冒稱旗牌敢有違者官聽撫按官參究公差人以矯詐論罪不許容情姑息

一聞先年遼東將官皆令馬軍下馬囊沙繫腿以習健步是以遇敵馬傷卽行步鬪進能克敵退可全生以後馬軍不分遠近沿路騎馬再不肯下走百步雖穿帶盔甲亦不慣耐常令馬馱以此馬易瘦疲遇敵馬傷不能行走多被擒殺今宜行彼將官如舊操習騎馬遠行必

胡端敏奏議

卷五

九

川文十

欲上下每騎十里下十里以節馬力以習健步庶幾如昔遇敵馬傷卽能步鬪進可克敵退能全生不爲小補一遼東城內原設分守副總兵一員西備長安等伍堡牆外朶顏等衛達賊時日難離而又東備靉陽等六堡邊外建州等衛達賊聞報赴援往回七八百里山路險遠緩不及事徒多走死馬匹合無行彼鎮巡等官從長計議於東邊一帶城堡相度酌中相應處所添設守備一員在彼常守或止添遊擊一員往來巡察防備庶免遼陽守將顧此失彼臣又思遼東爲京師左掖宣大爲

京師右掖於彼三鎮各添養士馬萬餘以慣習戰陣一可備邊威虜二則京師或中原有事緩急得以調用不爲無益

一聞遼東往年良將如郭振高雲者皆廉勇惜軍邊夷信服守邊數年略無毫失唯彼抗直不能承奉當道以得薦揚不得顯用今皆死矣不可再得今聞彼處將官除卻永楊鎮之外張銘王道略可其餘或非將也舊任遊擊林睿沈毅有謀行軍有紀參將孫棠頗有巧思善處邊事者皆曾勝敵立功而又頗能守法知恥不甚科胡端敏奏議

卷五

十

同上

虐論理不宜閒廢孫棠曾與臣同繫禁獄彼不知臣甚肆輕侮臣非與之私厚亦不念其舊惡也

一自古將材難得而起自行伍慣歷戰陣者尤爲難得今彼處邊軍衝鋒破敵者旣拘例不得報功而斬獲首級者又被勢豪奪去不得報陞官級至於指揮千百戶閒有謀勇可用者又或家貧不能營幹管軍管事以顯其材以是將官起自行伍眞能殺賊者不可再得今宜嚴勅彼處鎮巡官公心體訪指揮千百戶中閒果有謀勇出眾家貧不得差遣者務要公心選任管隊把總掌

印備禦等職至於勢豪奪功買功之弊尤宜痛革而行
伍士卒果能衝鋒破敵或斬獲首級者務要實報功次
使其得陞官職與前選任指揮千百戶俱令積功漸陞
品級以備將官之選則在邊將領可得真才而緩急有
備矣妄意此法或可通行各邊

一先年京差贊畫參隨到彼勢焰薰灼邊人凜凜總鎮
官既奪邊軍血戰所得之首級以與之報功衛所官又
剋邊軍忍死所待之糧銀以爲之宴賞且又聽之乘其
馬役其人鞭笞呵叱如待囚隸彼爲國家出死力者俛

胡端敏奏議

卷五

十一

四三

首喪氣不敢言其中心哀怨何可言也故昔宸濠之討
調軍遼東人皆踴躍思欲南降向非天命有定北軍至
彼大事去矣皇祖聖訓所戒賞功不當久則禍生者蓋
幾踐之甚可畏也今後此輩不宜再遣有欲去者贊畫
官則送本部面考方略參隨官則送彼處巡按面試弓
馬如果謀勇可取者則分彼邊堡當先殺賊退縮者如
古莊賈卽行軍法以折其驕悍之氣以責其報效之實
果有謀勇出眾真立戰功者就陞彼衛職事使其在彼
積功漸多陞職漸崇以備將官之選方爲有益妄意此

法亦可通行各邊

一先年各衛堡備禦及千百戶把總等官鎮守官差遣各有定價令其借債買求往彼莅事不久算其科斂足勾還債本利卽便取回另差一官及本官使用另差一處皆有定價凡客商借與銀兩卽隨本官至彼守取是以坐損軍士幾不能生今合行彼撫按官痛革前弊鎮守官同心體國於前各項職任必以才選再不許出錢謀幹其有借債及借與者照依吏部聽選官借債事例重行懲治庶可少救貧軍之苦妄意此法亦可通行各

胡端敏奏議

卷五

三

川川三

邊

一遼東軍職犯罪該調南方衛所者到彼官少旣得安閒尊貴又得易選軍政實是置之樂土而彼皆戀親戚墳墓不肯遠離況彼生長邊方慣習邊事比之南人到彼者不同合無今後此等官犯止令巡撫便宜量罰邊糧或合降級就彼差操免其調衛旣得俯順人心又可填實邊衛聖恩若念其祖功不忍盡降則止降其本身以後子孫仍襲祖職亦不爲礙妄意此法亦可通行各邊

一先年禁伐近邊樹木以制胡馬之衝突不爲無見惟遼東各邊達賊止是潛進搶虜多被藏伏樹林內苦於瞭望不見以致失事與他處事情不同合無行彼查勘果如臣言聽其斬伐不在禁例

一廣甯至海州一帶路途每年夏秋水淹報傳應援爲所隔阻甚爲害事宜行彼撫按守巡官計議東西各從三汊河兩岸起手外開五丈之河可以洩水可以限伏可以通舟而卽用此土內築五丈之塘中高禁車如北直隸之制則馬步之行無閒而邊場之守益固矣其濬胡端敏奏議

卷五

三

川上

築之法宜於二月集夫三月興工計丈分役其濬必深其築必崇每年止開數里遇雨卽止來歲繼之期以數年方成則人不勞而事易舉其土監鋤掘宜學南方置造庶得用力少而成功多也

一遼東各邊夷虜止是搶盜人畜比之西北各邊頗爲易禦然今地震等項災異甚多恐有他虞微聞口西人多有在彼妖言惑眾者先雖敗露擒獲猶恐餘風未殄宜勅彼處鎮巡官密切用心訪察禁治務絕後患旣不可疏虞誤事亦不可驚張激變及濫及無辜

一彼處軍糧常缺每年奏討戶部常賦有限不能多給合無做古常平劉晏之法選差通達有才部屬官一員前去管糧令其每月預報米價貴賤每歲預報田收厚薄如其豐收米賤之時戶部那借官銀數十萬到彼多糴米穀儲倉量用一年糧銀可糴三二年之食以後三二年卻將彼處應給糧銀那用別處所省甚多蓋亦治家通融之法也但其糴糧全要差官立法簡便革弊嚴明慎不許減價措勒難收以致靠損屯軍妄意此法或可通行各邊

胡端敏奏議

卷五

西

川上七

一遼東地土廣衍沃饒最宜稼穡但彼人少不能開種或恐開種卽便起科爲累耳今宜查比北直隸欽奉太宗皇帝聖旨事理聽令彼處官軍儘力開墾永不起科但得彼地廣種多收米穀價賤緩急發銀到彼賤買卽得其濟矣妄意此法或可通行各邊

一古遷豪右填實塞下非忍勞民不得已也今南方發彼充軍人犯多係窮兇極狡一方民害或死罪奏減之人朝廷憫其一身之死減發充軍不知此輩到彼卽逃衛所反受其累而又累死軍解及買娶軍妻無辜三二

人尤可憫也今後此等罪犯宜令原籍官司務要審解其真正妻小而家屬隨行供送者不必禁絕其該永遠充軍者卽令當房解發到彼俱給與有力軍職之家作爲軍伴責令收管以絕其逃就令爲彼開種田土以替出原役軍伴別項差操要在得彼人積漸多田積益廣邊備漸充不爲無益妄意此法或可通行各邊

一遼陽等處倉廩弊不可言蓋由管屯都司衛所官員各欲私收屯糧幾分勒令倉官虛出倉串前後倉官多被累死遺下子孫流落在彼貧苦不能度日只得附倉

胡端敏奏議

卷五

五

四十一

近住亦皆包收屯糧插和虛假後官憐憫只得聽容以是出納增減爲弊不一倉廩日虛邊軍受害管糧分守官或高坐付之不知或明知不忍查究今合行彼從實查出前犯者量行寬貸以全其生後犯者必行重治而置之法庶以後倉官免於累死而屯軍納糧不致多收戰士食糧皆得實惠矣

一聞先年都御史王翱在彼總制十有餘年措積糧餉不可勝用今後巡撫有缺宜選才能濟變心誠體國不避嫌謗資淺官員止陞僉都御史或照先年王詢事例

止以寺丞等官領勅巡撫一般行事使得便宜措積糧
餉練習軍士識拔將官慎固疆圉待其年勞頗深加陞
副都再深加陞右都一如王翱故事在彼久任不爲無
益妄意此法或可通行各邊

一遼東地方原設分守參議一員分巡僉事一員分地
管理詞訟及查革奸弊覈實功罪等事舊皆山東布按
二司輪差年深官員到彼守巡近時官員遷改不常年
深者到彼卽陞而後代者經時未至地方常致缺官理
事合無今後遼東守巡官員就部銓註仍帶山東職銜
胡端敏奏議

卷五

去

四十一

在彼常管夫久任則賢否易知而重難事務無所推避
於地方有益不淺

一彼處生員資性類多聰敏而驕惰不肯力學蓋因無
提學專管考試不常進黜不公或先考退者夤緣復進
以是人無勸懲今北直隸地方廣闊學校數多一提學
常年巡考亦恐難週合無添差提學御史一員總前二
員一員專管京西以南直至大名府一帶一員專管京
東直至遼東一帶庶幾敎有常職材必多就邊人出身
文科者兼習邊備武事不爲無益

一彼處原設衛學禮部奏准一衛二衛一學者正附生員各二十名是比縣學三衛一學者正附生員各三十名是比州學四衛以上一學者正附生員各四十名是比府學彼處生員原不食廩止將正學挨次充貢後因禮部失火舊卷不存近被直隸提學御史洪範臆奏草正附名色挨貢不明又被廣甯在城四衛及在外右屯一衛共五衛一學生員甚多向學頗眾每年考送科舉常五六十名正該比依府學正附生員各四十名先年撫按節次奏添禮部因無原卷失查舊例止增十名

胡端敏奏議

卷五

七

川文十

比依州學是與他處三衛一學者多寡不倫且孤邊人向學之志乞勅禮部斟酌仍照原設衛學奏准事例衛學生員仍復正附名色使其附學優等者考補正學正學年深者考充歲貢而廣甯等五衛一學仍照舊例正附生員各四十名比依府學一年一貢庶彼邊人知勸向學而人材益眾矣

一遼東原附山東生員亦往山東應試者以海道之通而地方相隣也今海道不通五六十年聲勢邈不相聞矣每科生員猶赴山東應試路出山海關西至京師往

南復東纔至濟南往回路程六七千里又皆陸行比之南方舉人赴京會試者勞費尤甚以是富者能往貧者遂絕中舉之望實可爲憫乞勅禮部計議合無順天府鄉試每科量添中式五名就令遼東生員赴京應試實爲便益

一今遼東災異之多臣竊過慮往年劇賊劉六劉七齊彥名李隆楊虎等倡亂流劫橫行南北直隸山東河南地方其敵殺官軍攻屠城邑殺人不可數紀而全家被殺者蓋亦多矣事平之日不知法司何見全其妻子今

胡端敏奏議

卷五

七

リニ

劉六二子劉仲倉劉草包兒者年皆二十有六矣原發開元城內失記遼海或三萬衛充軍不知在否其人幼皆狡賊異常其劉草包兒所以得名則因初生失母用草包裹丟棄野外數日不死乃復收育其迹頗異昔元末韓山童妖言被獲其子韓林兒得脫復與其黨劉福通等倡亂割據遂不可遏古人除惡務本良以是也況先民閒謠言劉六劉七齊彥名皆不死逃命其屍獲非眞雖事未可信然今二雛在邊窮困無賴或其惡氣所鍾乘其年少英銳復起叛心而或妖言者挾之虜寇者

得之因以擾亂地方不可不計伏乞聖明宸斷選差能幹官校一二人齎駕帖逕往開元責彼守將密捕解京斬首以絕禍根而齊彥名劉七等子孫有充軍他處者一體查實施行則亦古人防微弭亂之策也如若聖度寬容不屑計此則臣過慮妄言亦乞置之不問不必各衙門鈔議以傳泄其事驚動人心奉聖旨該衙門知道

保養聖躬疏

臣少經父母多疾頻歲調理兼臣元稟極弱素多疾病年二十有七因臣父疾遠聞不真憂疑損性又值醫誤胡端敏奏議

卷五

九

川上

遂成痰火奇證至今三十年間無日不病無時自保以是於病情醫藥經驗頗多不敢輕忽蓋人稟氣厚薄甚是不同醫之用藥亦當因人而異故如宋高宗稟賦充實每疾必以蠲毒丸推蕩之而愈其子孝宗偶疾高宗賜服前藥講官史浩亟以人參丸易之者蓋恐其氣弱不堪迅治此雖一般帝王均受天命其稟氣不同亦有如此至凡節欲保養氣弱者尤宜百倍加慎臣又聞醫疾者於貧賤之人則無所敬忌可得而詳問其病原以是用藥易申於富貴之人則多所敬畏不敢詳問其病

原而惟憑切脈切脈乃試病之一方不足以盡知病也
以是用藥易誤今只以感冒一事言之輕重不一凡草
野之人或因衣薄或因飢餒或乘勞後氣弱爲風寒所
侵久而身熱氣喘不能飲食動履者傷寒也初發一二
日宜表汗三四日宜和解或有夾食當兼消導者氣厚
之人汗解卽愈氣薄之人汗解後猶須調理多日方得
完復若解散不能延至七日後則治法多端必費調理
此爲重病富貴保養之人多無是也其他輕疾或因當
風坐臥或因輕煖脫衣一時冒寒又或當夏冒暑皆爲

胡端敏奏議

卷五

三

川文川

感冒其病卽發有身熱惡寒有不身熱而止畏風寒其
身熱重而稟氣厚者汗解卽愈身熱輕而稟氣薄者止
宜用藥升散其不發熱而止畏風寒者或止加溫煖或
略致勞動亦能自解是皆不須發汗又有感冒後鼻塞
咳嗽或身微熱或身不熱皆名傷風身熱厚者亦可汗
解其餘皆不須汗止是聽其痰嗽數日邪從嗽出而自
散矣此皆不廢飲食起居不論貴賤勞逸之人皆有之
又有一等安逸之人或因飲食停滯或因心勞火動或
因七情所鬱身亦發熱或惡寒有似感冒而實非感冒

者當以雜病治之不宜發汗蓋發汗易傷元氣稟厚者不覺稟薄者宜戒春夏猶可隆冬氣閉之時則尤宜慎重也臣初至朝見敬畏之過不敢仰視天顏然聞聖體生長南方與北方稟氣粗厚者不同近聞偶致違和臣亦冒風痰嗽先註門籍在家初聞頗憂繼聞羣臣具本問安節奉聖旨朕偶感風寒已就平復臣心私慰今初一日出朝始得隨眾至左順門間候乃聞聖躬始能進膳則前此進膳尙減不勝憂惕深恐醫藥表散或過不無略損元氣以致完復稍遲今願皇上慎重服藥止是

胡端敏奏議

卷五

三

川文

節飲食慎起居將養數日則自完復矣尤願此後精選內臣中性資忠實明慎曾多疾病經試醫藥者三二人使之多看醫書究明醫理專以保護聖躬稍遇違和卽許大臣日至便殿候問起居藥食與醫商量調治則聖躬常保安全而萬壽無疆矣臣聞古之大臣常欲其君身之強固君德之清明故設師保之官師以導之教訓保以保其身體爲義則其職固然也臣荷國厚恩叨任卿佐唯以愛君如父之心不能自己冒進此言非敢爲是以褻天威亦非假是以希天寵也如蒙聖明俯鑒臣

愚特將此奏留中省覽不必批出幸甚

忠益疏

臣以病廢庸才誤蒙聖恩錄用強疾來京途聞陛下日御經筵勵精講學臣爲宗社生民喜幸無限舟中無事日取舊讀經書擇其切于治道者試爲講義三章到京之初卽欲封進然思陛下天縱之聖乙夜所觀儒林妙選之臣經筵所講豈其少此而臣爲此冒瀆豈不取笑天下得罪公朝以是躊躇未敢今臣又思昔言野人有食芹而美思獻王室者豈爲王室無芹而欲爲獻蓋區胡端敏奏議

卷五

三

川

區忠愛之誠不能自已也臣之愚誠實亦類此故敢以獻伏願皇上萬幾之暇特賜省覽終篇如其切於治道更乞留中垂意若係妄言非忠批外擬罪臣愚甘當重黜謹開另封進呈御覽講義三章

大學一章

書經一章

易經一章

計開講義三章

大學一章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

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
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
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
愛人能惡人這是大學傳之十章曾子釋治國乎天下
臨了這一件大事都不說別的只說要與民同好惡而
不專其利者蓋人君好惡不與民同則失了人心便壞
了祖宗天下流到子孫禍猶未已所以治國平天下緊
要在此一著此引秦誓之言乃是指出兩個當好當惡
的人秦誓周書篇名乃秦穆公悔過作此以誓戒羣臣

胡端敏奏議

卷五

三

川文川

也斷斷誠一之貌休休易直之貌技謂有能彥是美士
聖是通明彥聖謂有德秦誓言若有一个大臣只是老
實一心別無他技能本事其心平易正直其度量寬而
有容見人之有才能如自己有一般歡喜見人之彥
聖有德不獨口裏說他好其中心著實愛他處甚於口
之所言這箇大臣能容得天下之才德如此人君識得
此人而信用之則能保其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尙是庶
幾不敢執定之詞蓋子孫得他保則能世世爲君黎民
百姓得他保則得箇箇安樂所以有利然非這箇大臣

一身能如此也由他好賢樂善薦得天下許多有才德的人都來輔佐朝廷行好政事立好法度子孫世守不變所以能如此也又有一等大臣自家非無智能技巧但是他立心虛詐不一不能休休有容所以見人之有技能者則媚嫉以惡之媚是忌嫉亦惡也見人之彥聖有德者則阻絕人不許薦他使不得通達於上這箇大臣不能容天下之才德如此人君不知而誤用之則不能保其子孫黎民亦曰危殆蓋子孫之殆則不能保其位矣黎民之殆則不能保其生矣此亦非這一箇人便

胡端敏奏議

卷五

語

川文刊

能致此也蓋由此人妬賢嫉能阻遏得善人不許進用其所以引用布列庶位者都是他一樣的好邪小人互相蒙蔽君上顛倒曲直正人被排遠去無敢在朝指言其過者以是任他私意行事蠹政害民雖傳到子孫手裏還是他引進的人一向得用一翻過了又引一翻都是這樣人盤結蒙蔽住了雖有一兩箇正人得進朝來被他眾口誹謗同說不好人君亦自難辯雖有英明之君一時辯得亦被他人眾把持住了亦難張主以此子孫黎民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前代人君坐此累其子

孫凌夷敗亂者不可勝紀大學引此見得前一樣能保
子孫黎民是所當好的天下之所同好也後一樣不能
保子孫黎民是所當惡的天下之所同惡也然又慮此
媚嫉之人奸深計巧多能結交彌縫以自媚於人主左
右不忠似忠不廉似廉人君或蔽於私意識他不破或
牽於姑息去他不得故又謂唯仁人放流之仁人卽仁
君也蓋獨是仁君至公無私故於此媚嫉之人不爲私
意所蔽能早識他不爲姑息所牽能決去他雖其罪惡
未著未忍殺他然亦放逐流竄之將他遠置四方蠻夷

胡端敏奏議

卷五

五

川文刊

之地不與同居中國蓋恐其近則投閒抵隙夤緣復進
以妨賢而病國也此正古語所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
惡人者如此蓋能惡人者謂能遠去此媚嫉之人不爲
子孫黎民之害公天下之惡而惡之也能愛人者謂能
去此惡人則能保全善人使得安心輔佐以爲子孫黎
民之利公天下之愛而愛之也故曰民之所好好之民
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臣按先儒朱子有言小
人爲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媚嫉一事而已仁人
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于善人使民

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于後世而未已也今之言者乃徒劾人貪暴等事而捨媚嫉不言其故何歟臣又觀秦穆公乃周末一箇強國諸侯其人有何足法但此篇說話說得君子小人之情狀利害極是明白痛快故孔子刪書存此於百篇之末以垂訓後世曾子傳大學又引此於十章之末以爲萬世治國平天下者之昭鑒也臣切見我皇上臨御以來內無聲色貨利之慾外無戚近私昵之蔽而惟一意修德講學勵精圖治孝養均於兩宮憂念存於百姓誠不世出之仁君也今惟鑒胡端敏奏議

卷五

美

川三

此古訓試察在朝大臣有能薦賢而又喜人薦者卽秦誓所言前一等人也宜當信用有不肯薦賢而又怪人薦者卽秦誓所言後一等人也宜當逆逐惟此一事最關治亂惟聖明留意天下幸甚書經一章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這是周書洪範篇周武王初得天下訪問箕子以治道箕子推行大禹洪範九疇以告之也洪大也範法也謂治天下之大法也昔者大禹

治水功成天與神龜出於洛水其龜背上所列文數有
九大禹聖人默契天道因而則之以爲九類示萬世人
主治天下之大法故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箕子推衍
至此上言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者蓋
言人君因時制治有是三者作用不同皆所以納天下
臣民於皇極者也然是三德非人君自操威福之柄則
不能用故此言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唯獨也
辟君也福謂凡與人以爵祿使之得福也威謂凡治人
以刑罰使之可畏也玉食猶今言珍羞盛饌也蓋獨是

胡端敏奏議

卷五

三

川文川

人君受天明命爲天下主則可以賞人之善用人之賢
而與之爵祿使之得福是謂唯辟作福示獨是人君則
可以討人之罪黜人之奸而治之以刑罰使之知畏是
謂唯辟作威至於玉食亦獨是人君居天下之上則可
以享天下之奉而食用珍羞尙膳是謂唯辟玉食臣謂
大臣也大臣則不可有擅作威福僭用玉食者故曰臣
無有作福作威玉食使大臣而有擅作威福僭用玉食
者則英明之君終必覺察而討其罪故在大夫必害于
而家在諸侯必凶于而國大夫稱家諸侯稱國者蓋古

之大夫如今武職然多是世祿家傳僭亂則滅其家故曰害于而家諸侯如今公侯伯之類多是分封有國僭亂則滅其國故曰凶于而國人謂羣臣側不正也頗不平也僻不公也若大臣有作福作威玉食而君之不覺則凡在羣臣因見大臣作得威福可以趨附他求得官祿免得禍患遂皆靡然從風陰懷一種不正不平不公之心立爲一種不正不平不公之論以顛倒是非混亂曲直而蔽主聰明排斥忠良以陰附權臣之勢爲禍不淺下而小民亦皆倣倣成風過分僭用而不可繩以禮

胡端敏奏議

卷五

三

川文刊

法此言人臣僭上之患如此臣觀自古人君不能總攬威權不覺威福漸移臣下而致失祖宗之天下者多矣然考虞書舜典篇載舜命九官兩咨四岳其餘或咨眾論之公或因大臣之讓而命之周書立政篇周公告成王言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則知自古賢王進賢行賞必咨先于眾論用刑勅法必責成于有司又若不專以一己之見與此不同者蓋人君一身深處九重不能盡識天下之才亦不能盡歷天下之事故必先得忠賢數人布列卿輔要職以

後命德討罪必咨眾論必聽有司從公擬上然後人君
察其公私可否稱制臨決是雖先咨眾論而必斷自君
上雖斷自君上而皆合乎公論此昔人君自作威福者
如此舜文所行與箕子所言同一揆也乃若秦漢唐宋
之季中材之君不能知人委用奸相一人被其蒙蔽排
斥忠賢無敢直說引用奸邪託爲鷹犬使之攻擊異己
以致羣臣畏威附勢無敢異見凡其所欲卽與議奏其
挾下奏以欺上則曰眾論所同而不知由其一人私主
也其挾上旨以欺下則曰上意所主而不知由其平日

胡端敏奏議

卷五

三

山文刊

從諛也凡善則歸已曰上初不然我勸如是也過則歸
君曰上所固欲我不能回也大臣一言天下皆信由是
怨皆歸上而恩皆歸下威福予奪皆出其身而主威日
削國勢日去矣此後世臣之有作福作威者然也我大
祖高皇帝獨秉全智高出千古監前代奸相之弊革去
秦漢以來丞相之官遠法成周六卿分職之制分設府
部寺院等衙門以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壓事
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明著祖訓首章以爲子孫萬世
之法至我太宗文皇帝簡任內閣儒臣日與咨訪政治

然彼時內閣多是朝廷親選翰林編修等官才猷歷練能識人才治體公忠體國者爲之不曾驟加高品至於選入翰林者又皆唯材是取不拘內外新舊職事迨我仁宗昭皇帝宣宗章皇帝朝閒亦選委六部尙書如夏原等商量條旨彼時絕無偏重之勢兼且以前大臣多是祖宗親自下僚識拔不論資格者蓋由日嘗面試知得明白所以如此一一得人及後英宗睿皇帝再登寶位凡選用卿佐重臣必召吏部尙書王翱與大學士李賢面議可否彼時或用二臣所薦或由聖意自定皆稱胡端敏奏議

卷五

五

川上

得人廷無閒議憲宗純皇帝以來始不召大臣面議止令吏部會推才望相應者二三員疏名請

以下原闕

以上原闕

不可使知者所謂機密重事也自古權奸之

人平日善於交結必有心腹左右之人爲之探聽使君臣之閒一有不密而漏洩其事則臣旣見殺君亦被怨國家禍患由此而成是以君子之人務要謹慎周密凡事藏諸其心而不出諸其口使戶庭之閒亦無人知也此君子兼指君臣上下而言臣觀自古君臣議事不密而致忠臣被殺國家受禍者不能悉紀只此漢成帝時

大將軍王鳳專權成帝止欲自用一人左右爭執以鳳未知不可因此主威日削災異屢見成帝乃問師傅之臣如張禹敢諫之臣如谷永輩皆私附王鳳將災異指在別事身上不肯實說以此成帝一向信任王鳳不疑後有京兆尹王章言及成帝召問感悟遂與章議舉賢代鳳彼時只因言語不密以致王鳳知得反行用計左使劾章下獄而死又諷御史劾其所薦之人亦致去官以此舉朝怕鳳再無敢言王氏者傳至其姪遂移漢祚孔子此言眞萬世人君謀國之切戒也惟聖明留意幸

三

- i)
- j)
- iii)

甚于此言真無此人無此國之理雖身辭與曲留意幸
以此舉陳留則再無始言王與齊料至其致效對萬無
一也故章不憚而致又願而懷其恨前之人亦經去官
亦風邪胡足因言語不密而致王風邪哉又吾恨情太
好直取此民王章言又風帝昏闇怒之故與章對舉賢
臣懷事良士不肯實歸以此知帝一命升王風邪發
而賊惡萬類賴之而吹谷衣輩則一也而風邪災異前
不朕不可因此王風日暗災異頻見知帝昏闇而陰
明胡端敏公奏議卷五五怒自朕之人王章後發以風

明胡端敏公奏議卷六

乞恩辭免陞任疏

闕

陳情再乞天恩懇辭陞俸疏

臣聞孔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又曰勿欺也而犯之臣愚固滯確守聖言臣近因大禮書成蒙恩陞俸一級自慚非分具本力辭奏奉聖旨俸已陞了不准辭該衙門知道欽此臣聞命自天措躬無地欲謝恩恭領則事理不當恐貽君父濫賞之累欲照前執辭則愚誠未察恐犯天威冒瀆之誅展轉慚惶莫能爲處不得不自

胡端敏奏議

卷六

一

三〇〇

陳素履以瀝愚衷而祈以少動天聽也臣在正德年間初任廣西太平府知府繼任江西兵備副使剿夷平賊節效微勞臣皆不敢一字求紀以希陞賞唯以敬事後食之心不敢有他也今大禮之成實由聖孝格天而尙書席書等首倡大義屢經廷辯不避艱險以贊陛下定此中制垂憲百王陞賞宜也經歷黃綰等書因言禮識其才猷忠力可用而乃纂其言於中冊疏其名以上請意欲陛下法祖宗破常格而收用之亦宜也如臣在遠因事言及而具奏上千禮成之後實無一字之助也何

敢濫叨恩典況臣先蒙聖恩初任僉都御史巡撫未及
半年卽陞吏部右侍郎守制未嘗一日到部又陞今職
官叨三品日侍清光使臣果有忠益允愜輿情循資推
擢固未晚也今纔到任二月臥病兼旬且因召用出自
聖衷未協輿論兼以才識短淺事體生疏自慚職業一
事未盡一言無補恐孤聖德因病乞休何敢更叨踰分
之賞使臣冒領則先此有勞不言盡忠于先帝今則無
功受祿負恩於明主是臣旣老而衰貪得忘戒也竊惟
自古帝王未有不以慎賞節財爲保國長久之道今國

胡端敏奏議

卷六

二

川文一

家常賦有限而經費無窮正德末年冒功陞賞食費無
限天下幾至大壞幸我皇上卽位痛革此輩天下始安
今未五年冒濫漸開然皆武臣軍匠也臣佐兵部義當
捨生執奏以助陛下恪守祖宗之法長保祖宗之天下
而傳之無窮惟以誠信未孚輿情未協未敢輕言實負
陛下也不意今日文職冒賞乃自臣始臣若祇受異日
何以言人何以感格聖明而貪昧誤國之罪萬死不足
以贖也故今冒死直言亦以誦法孔子勿欺而犯之訓
也諺曰小事不通長算今聞太倉積銀不及富勢一家

之產天下空廩皆缺貧軍數載之糧往歲大同甘肅軍士之變皆由糧餉不繼也凡受國恩者所宜人人體悉事事撙節而擔石積累以裕國儲而贍軍餉惜民窮而備急用也如臣陞俸一級計每月多支米一十三石可養窮軍戰士一十三人一年則多支一百五十六石所謂不通長算也伏願陛下裁省冗費自臣今始卽賜收回成命容臣以舊俸供職使得執法行事而效忠一二以報聖德於涓埃則臣感恩過於陞賞萬萬也奉聖旨俸不必辭該衙門知道欽此

胡端敏奏議

卷六

三

川上文

因劾認罪乞恩罷黜疏

近該給事中余經劾臣心術奸回欲要速行罷黜等因臣廉恥素重初聞惶愧甚不能堪既而自省彼勸陛下辨君子與小人實今日之急務也其欲進賢退不肖亦言官之要職也其劾臣諸事人或自知無庸臣辯唯謂臣奸回累疏祕計輒乞留中一節臣愚自負素抱忠赤受知明主頗信天下而經以爲奸臣苦不自知惟思近奏保養聖躬并忠益事二疏內所言唯保身講學二事皆切陛下身心者臣愚獻此恐涉沽名竊放古人貼黃

之意請乞留中省覽經緣此疑臣勢難與辯唯乞聖明
將臣原奏二本再賜親覽一遍則臣之心術忠邪莫逃
聖鑒更或批出九卿科道各鈔看詳臣言果涉奸回不
忠甘受顯戮則臣心事亦得暴白于天下後世矣若謂
臣爲索元禮告密之事則臣昔奏宸濠已被附勢者誣
陷幾滅身家今見凡爲宸濠有功被難者皆橫遭劾退
臣豈不懲而無故爲此就如之則所告何人何事其
虛其實聖明豈不施行經亦何從預知蓋或誤聽人言
也其謂臣陞俸不當宜速罷黜則允協公論亦中臣私
胡端敏奏議

卷六

四

四六〇

臣當認罪求退更何顏復玷清班以拂公論也伏望聖
恩天地日月卽從論劾將臣罷黜或俯察愚忠容臣致
仕臣得保餘生以全晚節則臣雖退猶榮感德無旣也
臣勢孤情迫冒死不避煩瀆奉聖旨胡世甯不准休致
著照舊安心供職吏部知道

臣甘乞回成命以全聖德而保安疏

近該御用監太監張忠等題准將成造龍牀頂架寶櫥
金冊金寶珠翠龍鳳冠頂各項畫軸并書篆春牌等件
官匠趙奎等六十八員名內該陞職五十四員冠帶一

十四名事下本部節該兵科都給事中鄭自璧等盡言
論諫本部尙書李□偕臣等據法奏請俱奉聖旨已有
旨了欽此竊惟自古國家建官分職下至百工技藝之
人皆有月給俸糧使之各食其食而事其事非若民間
僱用工藝人等身非所屬事必相□□至于陞官止惟
武職論功蓋因用其死命其餘則皆遇缺掄材銓補非
以酬勞也今趙奎等歲食官廩成此工作乃其職分豈
應更加陞賞故如我太祖太宗創造兩京宮廟城闕及
各項衣冠禮樂器物併各衙門廨宇比今趙奎等所作
胡端敏奏議

卷六

五

工程何啻倍蓰千萬若皆一一陞職冠帶則流外官豈
堪數紀而竭天下財力不足以供矣何以能至今日保
民如此之盛傳天下如此之遠也豈惟我祖宗列聖未
嘗有此雖考古歷代中葉之君亦未有因如是工作之
成而一旦陞職如是之多者陛下試思此事傳聞天下
後世以爲何如其于聖德有累否也太監張忠素聞安
靜老成今不意其有此蓋止知下植私恩不顧上虧國
體知愛忠者猶爲惜之況我皇上天縱聖明卽位以來
痛革權奸濫賞之弊再造我皇明萬世之業豈宜誤聽

人言一旦有此陛下試勅戶部通查天下額徵稅糧歲入幾何歲用幾何有無足穀更勅吏兵等部通查每歲功陞乞陞各項官職幾何該添俸糧幾何常賦有限將何以給竊惟自古國家財盡必取于民民窮必至于變我皇上聰明睿智日新聖學其于古今治亂之原何事不知何思不到今思所以爲祖宗保天下爲天地養生民者必由慎賞節財其于前旨之誤鄭自璧等之言必有契於心矣而猶未卽從者豈非以令出惟行不欲因臣下之言而遽改也昔書言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胡端敏奏議

卷六

六

川文一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唯已改過不吝以爲一代聖王垂裕子孫六百年之天下至于今歷代帝王祀之與天地同久我皇上天性恭儉仁孝自來聲色貨利一無所好蓋實于湯有光者乃惟官賞或非功德吝於因言有改惟此一事豈忍聖德未全如湯也伏願陛下痛思祖宗創業之艱備訪軍民困苦之狀思欲愛人必先節用欲節用必先省官俯納言官之諫曲從本部之請將趙奎等陞官前旨收回勅令照舊供役或止與署職冠帶俸糧照舊關支不許再後夤緣奏乞如此則紀綱正

而人心服財用足而民生安陛下聖德亦傳于百世祖宗鴻業長保千萬年矣臣以病廢庸才誤蒙擢任兵部軍職之濫職所當言不敢負恩緘默謹昧死奉聖旨該部知道

因疾讓賢乞恩改任以圖報疏

臣讀周書周成王訓迪百官有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靡舉能其官唯爾之能稱匪其人唯爾不任故昔舜命伯禹宅百揆而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命伯夷作秩宗而伯拜稽首讓于夔龍此虞周大臣濟濟胡端敏奏議

卷六

七

四十八

相讓一時盛治曠古莫及而有宋盛時亦令常參官各表讓一人以自代蓋有見乎此也臣之愚陋豈敢上希古人然幸逢陛下則虞周之主也臣久病極弱蒙恩叨授今職才力不堪先已備陳不敢再瀆唯以常日一朝參行步甚艱每逢一門常再歇足而後能至比至御前痰喘氣促不能存立常時眩暈輒欲顛仆或時到部不能坐堂至于近失朝儀尤玷班列況居兵部多事之司豈臣竊祿養疾之地臣之自揣豈宜冒居斯任而久妨賢路也若論國法分宜罷黜唯以先日累辭不獲感恩

圖報未敢乞休臣切見先任遼東巡撫今改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承勛素存經世之志卓有過人之才先任南昌知府而華林礪礪二山劇賊萬餘皆其計平口不言功後任遼東巡撫而遼海三萬等衛邊牆積廢皆其脩復人不告勞中閒一任按察使於浙江而一時風采光前絕後一任右布政於陝西而三邊事體多訪預知此則臣嘗久與同事而知之頗真雖今賢滿朝固不少此而自臣視之則數倍不及者也又有原任吏部今改南京工部左侍郎何孟春臣雖不曾與處而素聞胡端敏奏議

卷六

八

川文一

其通敏之才宏博之學清介之操剛正之氣皆不可及而且出身兵部素習籌邊巡撫雲南克平巨寇佐職銓衡雅志推賢此皆人所共知者也然其亦有過失不敢爲匿蓋其一時誤認太宗小宗大夫士庶人之禮以爲天子諸侯之事識者非之臣初遠聞深爲錯愕繼又聞其深悔前論之失而感聖德之寬容且曰幸蒙皇上曲全此身安得馳驅邊徼以盡心經畫而圖報於萬一也臣又喜其不文過飾非而感恩知報以爲不失爲忠實之士矣此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舜帝所以宥過無

大也臣又思昔唐虞之朝君聖臣賢宜其見無不同論無不合也然考其時君臣相語有曰都者美其言也俞者然其言也此其見同而論合者也又有曰吁者不然其言也拂者甚不然之辭也此其見不同而論不合者也然則孟春前論之失幸遇陛下堯舜之君宜其置之吁拂而不計矣如蒙聖明深念本兵重寄特勅吏部再加訪察將李承勛何孟春二臣中推舉一人代臣今職將臣量才改任南京部院卿寺對品相應職事使臣得在彼就閒養疾以待及年休致幸保餘生則臣未死之胡端敏奏議

卷六

九

關

申明職掌以賜成命以盡臣節疏

關

會議疏

近該吏部奉旨會議少詹事霍韜所奏內外官員遷轉資格臣職當預議奈緣疾病不能進朝竊有鄙見不忍緘默臣讀虞書皋陶謨有曰在知人在安民又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是知人君代天理物其職專在於安民然推安民之要又在于能知人而使官稱其才也臣謹用

斟酌古今事宜遵照祖宗舊制擬爲知人則例五條官人則例一十五條上塵聖覽以助睿思之萬一昔宋臣范仲淹上百官圖于宋仁宗曰如此爲敘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且曰進退近臣不宜全委之宰相仲淹當時官非言路任匪銓曹豈不爲越職當罪也然其區區愛國之誠不違自顧傳諸天下後世皆以爲忠而惜其不能盡用也臣之愚誠竊亦效此伏惟聖明垂意省覽天下幸甚

計開

胡端敏奏議

卷六

知人則例五條

十

一論人之才術當以誠心體國愛民爲主而才與守斟酌品第有是心而才與守兼優者爲第一等有是心而或才優守欠或守正才欠者爲第二等無是心而才守兼優者爲第三等無是心而或有才無守或有守無才者爲第四等

一論人之心行當勅大臣科道翰林及在外方面正官當以奸詐冒嫉爲重而貪墨爲次其部寺屬官方面佐貳及知府以下則惟罪其貪酷而偏詐之人尙未可去

一凡尙書侍郎都御史府尹翰林科道布政使按察使兵備提學知府以上各項緊要官俱責到任一月後各舉一人自代吏部擇其舉多者擬奏陞擢庶多得人一兩京大臣及在外撫按官俱以能薦賢稱職多者見其知人之明異日可備吏部之選吏部堂上官尤宜責其接人多訪不必避嫌

一今內外臣僚皆以因循保守爲賢其有盡忠爲國擔當幹事不避流俗者朝士則眾怒羣猜不能存立在外司府等官亦多被眾忌流謗考劾因而誤黜以此盡沮胡端敏奏議

卷六

忠義之氣萬一國家有事無人肯當是皆彼職名不聞于上故也今宜法古御屏記名故事密訪內外臣僚中有盡忠體國才堪委用者親記其名一二則彼不爲奸謗所陷而眞才得用矣

官人則例一十五條

一內閣三員或四五員舊當寅亮輔弼之任今又總裁六部而議其進黜職任至重論理有缺宜當斟酌先朝李賢等事例於六部尙書左右都御史中取其才望出眾練達事體公忠體國知人有容者推補

一兩京六部尙書左右都御史約其十四五員爲一等
有缺宜於在外行事右都御史及兩京左右侍郎坐堂
副都御史其二十四五員內推補仍須論其職務難易
輕重或量其才力所宜由簡易而陞重難或聽其心志
所願辭重難而就簡易以均勞逸

一兩京六部左右侍郎坐堂副都御史在外總制總督
等項右都御史約共二十四五員爲一等有缺宜于兩
京大理寺卿坐堂僉都御史府尹詹事學士并在外各
處巡撫巡視南京管糧副僉都御史十三布政司左布
胡端敏奏議

卷六

十一

政使其四十餘人內推補其兩京侍郎坐堂副僉都御
史亦當論其職務難易輕重或量其才力由簡易而陞
重難或順其心願辭重難而就簡易以均勞逸

一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綏甯夏甘肅陝西四川
貴州雲南兩廣鄖陽南贛保定河南山東湖廣江西淮
鳳蘇松各邊腹巡撫并巡視河道都御史共二十三員
爲一等 右此等官最要得人最宜久任如宣德正統
景泰年間各邊巡撫有只用寺丞等官領勅行事不必
官大又如周忱在蘇松自侍郎陞尙書凡二十三年王

朝在遼東自僉都歷陞副都右都左都凡十有一年于謙在河南山西一十八年陳鎮在陝西亦十餘年是皆事久功成保濟得地方生民爲朝廷分憂今此等官宜於兩京各寺卿少卿大理寺丞年深出眾給事中御史郎中在外右布政使按察使左右參政年深兵備副使上等知府內推陞原職高者陞副都原職卑者陞僉都十分資淺者止陞署職令其領勅一般行事其在邊不諳軍旅而善理民事者改任腹裏不爲貶抑年深有勞者就彼僉都陞副都副都陞右都常管此方十分年

胡端敏奏議

卷六

三

川文リ

勞深著者就陞部院掌印如正統天順年間金謙年富皆自副都陞戶部尙書不爲躡等蓋先必如此廣推方能得人後必如此重擢方能久任久任方能脩葺得邊疆完固撫治得百姓安樂以爲國家久安長治之計一兩京府尹并在外十三布政司左布政使共十五員爲一等俱要用心歷練民事不厭煩勞者循資遷轉此官稱職者留以久任選陞六部侍郎并都察院坐堂副都御史不必更陞在外巡撫以致遷轉不常不得盡心民事其雖公廉而才力不稱者遷改相應職事好貪者

卽時罷黜如天順年間刑部尙書陸瑜禮部尙書蕭暄皆由布政徑陞今若止陞侍郎副都不爲躐等

一翰林春坊詹事府等官以備顧問侍讀講草制誥脩史牒最是清要之職唐宋以來多重此官以備卿輔之選然多選外官才學過人者試任雖取中狀元亦令試歷民事方纔取入翰林我國初多用徵聘隱逸之士永樂宣德正統以來如楊士奇張洪由王府審理教授黃淮劉鉉張益由中書舍人鄒濟陳仲完由教職儲懋王洪陳山由給事中劉球李時勉陳敬宗由主事胡儼由胡端敏奏議

卷六

齒

川文十

知縣蔣驥由行人于敬由御史各陞翰林春坊詹事等職又如張英由教職薦陞給事中復進中允郭璉由參政李賢由主事薛瑄由御史皆歷陞侍郎尙書兼詹事學士又如張顯宗由翰林歷陞祭酒出爲布政郭濟歷任春坊復陞知府王珣由檢討陞大理寺丞巡撫貴州歐陽謙由御史改編脩復陞郎中徐旭由御史陞郎中祭酒復改脩撰羅汝敬由侍講改御史是皆惟才所宜不拘內外出入所以得人近年拘定庶吉士及進士第一甲素稱閣下門生者方得選受天下不無遺才今宜

遵復舊制不拘內外郎中職事但有文學才行出眾者
許大臣言官論薦內閣吏部召試此宦庶幾得人而可
儲卿輔之望矣

一給事中御史皆有言責上而君身朝政缺失下而臣
僚是非邪正皆唯其所言是聽使非其人人主誤聽其
言則聰明惑亂是非邪正不明誤事不小不聽其言又
爲拒諫取謗天下至于御史又有巡按在外激濁揚清
除奸革弊之責所係一方利害尤重故自古慎重此官
我祖宗朝如王翱由寺正甄庸由知府左遷陳祚由參

胡端敏奏議

卷六

五

川上主

議康慶由知州落職皆復陞御史虞祥王鐸年富由教
職冀凱由州判官皆陞給事中又如丁璿由主事馬守
中由同知俱陞御史徐旭由御史陞郎中復改翰林歐
陽謙由御史入翰林復陞郎中是皆唯才所宜不限資
格所以得人而又拔其尤者超擢侍郎僉都御史等官
所以肯盡其職且又不時考察使偏私浮僞者不得混
于其中以惑上聰明所以天下常受納諫之福而君上
不受拒諫之名今宜使大臣于內外郎官及聽選進士
中各薦所知必其忠直公正明識治體者方授此官三

年之內考其敢言而忠諫有益舉刺得宜及巡按在外激揚興革有益地方者留以久任超擢卿佐等官其雖敢言而言或不切于事體或過于激烈易至觸忤者則遷改內外相應職事以保全之後仍記其忠直覈其後效量加超擢其或當言不言或挾私附勢妄奏及巡按不職者明奏降黜如此則言官皆得忠正之人而朝廷納其忠諫有益於天下矣

一吏部文選考功兵部職方武選禮部儀制等司郎中亦須妙選若得其人亦宜久任量加超擢其中常不稱

胡端敏奏議

卷六

六

川人

者卽令外補

一通政司鴻臚寺官專取聲音洪亮于本衙門遷轉已有舊規其有才堪部院者亦行推用

一兩京坐堂僉都御史南京總督糧儲都御史及各寺卿佐并各部寺屬官照常循資遷轉然人才各有所長有不相宜者彼此更調不妨

一在外布按二司官宜只於本地方衙門遷轉雖有資格遲速不同臨了總算有甚懸絕不得已者方推隣近地方官陞補仍照弘治以前事例僉事徑陞副使副使

徑陞按察使按察使徑陞左布政使參議徑陞參政參
政徑陞右布政使不必如今逐級挨陞南北遠調以致
往來不常虛曠歲月地方常致缺官誤事其四川雲南
貴州廣西員缺宜于附近地方資淺人員內比常早陞
以酬其勞遠

一各道分巡僉事微聞國初選定道分九年方改後因
改道不常凡遇地方難事皆推避不理以致豪強貪猾
任情作弊害民地方受患今宜皆如廣東等處事例三
年滿日方許改道仍須考其三年任內奸弊盜賊豪強
胡端敏奏議

卷六

七

川上十

貪猾之有無以爲殿最本司若有進表等項公差止於
貼堂副使或分巡滿道僉事內差遣其分道三年之內
不許改差

一各處緊要兵備及提學官俱要於資淺人員內推其
才力相應者先陞僉事後加副使常管此方其職任內
事務不許他官操越如提學所管教官兵備所管有司
巡捕并衛所官有犯撫按衙門俱就委其提問不許改
委他官以致權柄不一事體難行兵備必須兼理本道
分巡以便行事至於練兵捕盜應該勸賞等項財物許

其措置或動支官錢如此久任專制方可責其成功十分年深勞著者提學推陞少卿祭酒等官兵備推陞各邊巡撫其餘照常遷轉才力不稱者就行改調別任不宜姑息

一知府知州知縣三等親民之官使非其人則上司雖有好官行得好事不能實到百姓所以自古國家慎重此職漢制郎官出宰百里郡守入爲三公唐制不歷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給舍我國初取中進士俱選縣官徵至賢才多選中令正統以來胡端敏奏議

卷六

六

川士人

知府俱責大臣保舉知州知縣另委吏部揀選所以得人且又立爲定制知府知州見上司不行跪禮以重其職其久任卓異者不次超擢如何文淵由知府卽陞侍郎胡儼由知縣卽陞檢討所以人多樂爲此官弘治初年又責其備荒積穀多少以爲殿最所以民受實惠固得邦本如此久長正德以來此官不重輕選驟陞下焉者惟圖取覓得錢以防速退上焉者惟事奉承取名以求早陞皆不肯盡心民事以致民窮財盡一遇凶荒多致餓死今宜遵復先朝舊規知府令在京堂上官於京

官七品以上在在外在閒五品以上官內保舉在外撫按及布按二司掌印官于參議僉事同知知州內保舉其知州知縣俱聽吏部預行揀選仍責撫巡布按二司於府通判推官州同知知縣內保舉堪任知州之人州判官縣丞主簿儒學教職司府衛首領官內保舉堪任知縣之人俱必其有愛民之誠有守己之操有處事之才三者俱備而後可任此職後有不稱舉主連坐誤舉者先能自首則免到任之後察其奉公守廉而不盡心民事才力不稱者改任品級相應職事貪酷罷軟者卽時

胡端敏奏議

卷六

五

川文十

罷黜其稱職者留以久任知府九年上者卽陞四品京堂并布按二司長官次者照常陞參政副使等職知州九年上者卽陞參議知府郎中僉事次者照常陞員外府同知運同等官知縣上者三年行取到京考其文學德行出眾者選入翰林忠直剛正識治體者選爲科道才識明敏者分任部寺屬官其有深得民心願留久任者超擢府州正職次者九年六年照常遷轉如此選任方得民受實惠地方雖遇凶荒盜賊可保無虞矣

一在外知府知州知縣并凡方面有司等官陞選俱合

註於原籍相近地方廣西雲貴有司尤宜查照弘治以前事例只於本省人員內陞選庶免其不服水土且得到任易便不致地方曠官日久奉聖旨吏部看了來說欽此

病弱不能朝參懇乞休致疏

臣久病痰火虛弱常時一身之間隨火變動爲病百端近自五月以來每入朝班侍立輒患骭膝酸軟不能存立節欲顛仆蓋因身弱之極心時存敬氣輒屏息以致火鬱下焦注骭膝如是也是雖明知病原不能醫療者

胡端敏奏議

卷六

三

川一

由臣命薄不足以上承天寵也念臣昔遇權奸亂政不能仰俯隨時死生禍福旦夕難保然猶覩顏竊祿以致久遭兵陣刑獄之苦洊歷炎荒苦寒之地而萬死無悔者誠以上思先朝作養之恩下爲今日興復之計而欲存身效用也幸遇皇上卽位之初首擢臣以吏部之職臣感殊遇已分捐軀旣而不幸事變中沮妄言取忌然猶曲蒙聖眷寵召再三臣今強疾來京侍朝八月誠見陛下勤政好學至仁大孝而又恩禮臣下加志窮民誠不世出可與致太平者雖臣位卑言高躁罔孤陋不足

以上當天心下協人望然猶冀忠誠積久漸當感孚可得效涓埃之報於萬一也乃不意病久益弱無如之何故不得已而在累乞休致三乞改調南京其願就南京者尤非得已實以病弱不便朝參又不忍負恩輒去故欲就彼安養數年庶幾病愈可復進用也不意蒙恩未允今病已深不敢再乞茲慙情欵伏願聖恩憐憫特賜還鄉休致以終餘年不勝感戴之至

重民牧以安民生以固國本疏

時官南京吏部左侍郎下同

准本部咨准吏部咨該監察御史朱豹奏前事節該吏

部題稱合無行令兩京文職三品以上官各將平日信

卷六

三

川五三

服不拘在京在外堪任知府者疏名上薦可薦者不嫌於多已薦者不厭其重不可以親讎而爲嫌疑不可徇私昵而爲欺罔等因欽奉聖旨是在京在外有材識敏達操存端謹志慕循良堪任知府的著兩京文職三品以上官各將平昔所知疏名上薦欽此欽遵備咨通行到臣臣愚所知數人不能去取躊躇累月今思在京志行可保才堪知府之人有如南京刑部養病署郎中事姜綱見任主事余鋁等皆名譽素聞人或多薦年資將

及吏部自有擢用臣不敢以塞明詔外今訪得先任光祿寺少卿掌欽天監事後降直隸宿州知州樂護先任廣東按察司副使後降廣西籛縣典史孫懋是皆操持清苦志慮忠純初任知縣各播循良之譽繼任給事中屢陳忠實之言暨後樂護超避卿寺而以御下過嚴致來所屬之怨一時被誣孫懋歷官方面而以身在遠方不知校尉之真一時失待幸皆得遇聖恩辨明薄示懲降今聞樂護因疾還鄉而日頌聖德於田里孫懋依限到任而日勤民事於遐荒是皆夷險一心始終一節似

胡端敏奏議

卷六

三

川文

此循良已試練達已久之人論其原資復之清要一職固宜因其已降委之僻靜一府尤稱臣愚輒敢上聞以備採擇乞勅吏部再加訪察量行擢用如臣今舉欺罔徇私甘當重黜或彼後任犯贓非誣願與連坐

應詔自陳不職以弭災異疏

淮南京禮部咨該禮部等衙門會奏奉聖旨是兩京文武衙門大小官員著痛加脩省勉盡職業以回天意四品以上官著自陳欽此欽遵除痛加脩省外切惟近日災變實出非常臣每見奏報一次驚惶累日及今捧讀

聖旨勅諭益加憂惕無地自容思我皇上聖德中興仁孝恭儉豈宜有是也無乃以今天下民窮財盡不能再支荒歉而我聖祖垂訓所憂民不聊生盜賊竊發豪傑或乘隙而起者臣等在位之人有能致之無能禦之將爲國家無疆之卹是以天心仁愛預儆陛下而迭出災異乃一告不已而再告屢深欲陛下一朝省悟而大奮乾剛致果於用舍黜陟之間也書言邦之杌隉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是知人君未可以用一人之誤而不能種亂致災去一人之當而不能轉危弭變也

胡端敏奏議

卷六

三

川文川

臣愚自省兩京大僚之中未有如臣不識之甚者蓋一則身弱之極遇事不堪委用二則見偏之過出言不能合眾三則愚罔之甚自以妄言爲忠言而仍過憂明主之孤立臣有此三失焉敢冒恩竊祿而不以告陛下哉臣自到南京以來舊疾痰火比前益甚加以心神虛怯語言蹇滯足難於行步手倦於執筆而又自前屢經言官論劾人心所同卽天意所在也臣豈敢再廁班列況查南京各部皆止侍郎一員而惟吏部多臣一員似爲冗濫亦當裁革伏願聖慈憐臣愚昧早賜罷黜以協公

論以蒼天心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謝恩疏

時官南京工部尙書
下同

臣原任兵部左侍郎累因多病不能朝參懇乞休致蒙
恩特改南京吏部左侍郎以便調養臣到南京竊祿優
閒已逾半載正慚尸素無補累奏乞休未得今本年五
月十七日忽准吏部咨欽蒙聖旨陞臣今職臣量材難
稱無任戰兢揣分不堪曷勝感激但惟天地之恩未報
犬馬之性素存敢不益勵勉膺新命期爲國家守法信
度節用愛人上思卿輔之義因事納忠下同工技之疏
胡端敏奏議

卷六

齒

川六十八

執藝以諫更效華封仰天祝聖而多壽多男之是保願
祈明主得賢立政而庶獄庶愼之罔兼臣已於本月二
十六日望闕謝恩到任理事外

乞憐民困議

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應天府呈據上元江甯
二縣顏料鋪戶陳鑑謝兩等連名狀告鑑等賣物當行
編充前役遞年各衙門賠累消乏後蒙南京工部坐派
福建等布政司辦解折料價銀一萬四千兩有零到部
派買銀三硃等料比蒙審得硃料起運今用綱司水腳

浩大體照時價估計每銀硃一百斤價銀九十兩二硃一百斤價銀八十兩只旬完納錢糧尙且靠損續有別省料價解到不及千兩買少賣多已蒙本部減估銀硃百斤價銀八十五兩二硃百斤價銀六十六兩虧累賠補近有福建布政司仍解料銀一萬八千兩到部又蒙拘買硃料買多賣少以致貨價騰貴若照減估價值買辦不無尅損小民錢糧況是外省解納鑑等京民難替賠補乞憐移文加價買辦等情據此看得鋪戶陳鑑等告稱蒙南京工部拘買銀二硃料俱係外省錢糧況要胡端敏奏議

卷六

三

川文

起運北京交納合用綱司水腳浩大卽今貨價騰貴若照減估價值買辦不無尅損小民抑且京民難以賠補乞要移文加價買辦一節爲照前項硃料鋪戶旣稱虧價難以買辦相應處分呈乞裁處等因到部送司案查先於正德十三年爲急缺供應家火物料等事奏本部送准工部咨開預備取討生漆七十萬斤桐油五十萬斤銀硃五十萬斤二硃三十萬斤肥皂二十萬斤鐵線三十萬斤竹掃帚三十萬把數目緣由前來已經案呈通行分派浙江福建等七布政司辦解節行催據湖廣

福建廣東江西陸續解到共該生漆一十二萬四千六百餘斤桐油六萬九千六百餘斤銀珠三萬六百餘斤二珠二萬七百二十餘斤鐵線三萬六千餘斤肥阜一萬六千二百餘斤竹掃帚六千一百餘把俱已轉送南京內官監起運備用外內有福建布政司解到前項料價一萬四千一百五十四兩三錢爲照京價不穀買料行令加徵價銀四千七百四十七兩三錢遇蒙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詔書盡行蠲免訖嘉靖四年又准工部咨開取預備鐵線五萬七千斤肥阜一十萬斤竹

胡端敏奏議

卷六

三

川文川

掃帚一十萬把分派浙江等七布政司陸續解到鐵線三千八百餘斤肥阜九千三百餘斤竹掃帚五千一百餘把已送該監起運奉本部送據福建布政司批差行都司經歷吳敦福州中衛郭仁管解舊派福州等府羅源縣生漆等料已徵價銀共一萬八千九百八十一兩四分四釐四毫二絲七忽六微到部送司隨將銀兩照數秤收儲庫行拘上元江甯二縣在冊鋪戶查審買料間今據前因卷查正德四年本部奏爲脩省事內一件爲急缺供用家火物料等事正德二年准工部咨開取

預備生漆五十萬斤桐油三十萬斤銀硃二十萬斤二
硃二十萬斤肥皂二十萬斤鐵線二十萬斤竹掃帚三
萬把分派湖廣江西福建浙江四布政司其已解到價
銀二十五萬八千二百四十餘兩本部內借銀六萬兩
脩理武英殿等處應用又將銀五萬一千餘兩給與鋪
戶買辦生漆五萬八千餘斤桐油四萬八千餘斤銀硃
二萬二千餘斤二硃一萬二千餘斤肥皂二萬七千餘
斤竹掃帚四千餘把鐵線三萬二千餘斤送南京內官
監起運赴京交納量旬數年之用查此數十萬兩之銀

胡端敏奏議

卷六

七

川文

俱係民膏民脂若盡數買此物料積久必至乾涸損壞
誠爲可惜本部合無差官將此銀兩解運赴京收儲如
用油漆則買油漆如用肥皂則買肥皂如此則朝廷得
以實用而百姓又免起運之勞卽今邊虜時或出沒若
將此銀以爲邊儲之用猶爲有益等因節該工部議得
前項未買料銀除前借用銀六萬兩尙算該銀一十四
萬七千二百四十五兩有零合無依擬行令照數解部
收儲若遇前項物料缺乏照例收買應用一則可免鋪
戶人等營求窺利一則可免運送腳錢及沿途夫役之

費實爲便益題奉武宗皇帝聖旨都准擬行欽此欽遵
備咨到部送司欽遵外今照福建解到生漆桐油等料
價銀一萬八千九百八十一兩四分四釐四毫二絲六
忽六微內查得近奉本部送准兵部咨爲年例冬衣缺
少紵絲綾紬白綿等事內開針工局署局事司設監太
監賈友等題稱南京內官長隨四百七十九員名合用
紵絲綾紬一千三百二十二疋每疋折銀三兩共該折
銀三千九百六十六兩移咨南京工部於該解本部料
價銀內扣數支送南京針工局俵散等因備咨到部送

胡端敏奏議

卷六

五

川文川

司查得先年支剩在庫料價銀止有一百八十四兩七
錢二分九釐六毫四絲二忽九纖五塵四埃不勾支送
就於前項福建解到料價銀內動支三千七百八十一
兩二錢七分三毫五絲七忽九微四塵六埃奏送該局
以作冬衣折支紵絲綾紬銀兩外其餘料銀一萬五千
一百九十九兩七錢七分四釐六絲九忽六微九纖五
塵四埃正與先年本部奏准解銀事體相同又查得節
該南京內官監揭帖開報內府皇城宮闕殿宇及諸禁
門城樓磚城內庫等處損壞滲漏應合脩理緣由又稱

節該南京內外守備會同府部科道等官相看回奏六次已經三十五年卽今坍塌尤甚委係緊要去處相應逐漸修理等因到部爲照前項工程浩大先於弘治十五年等年起本部節次會官奏議彼因年歲不豐財力艱窘各衙門一向未敢輕議奏請興工脩理然計合用工料必須預先整備今照前項料價銀兩合無不必買料聽令本部明立文案收積在庫備役內府緊要脩理惟復照前正德四年奏例差官解運工部收儲遇缺買料應用均於事體官民兩便具奏施行等因案呈到部

胡端敏奏議

卷六

无

川文

臣等看得前項坐取生漆桐油等料原係正德末年權奸用事倍常加派多取之數有加銀硃一料派坐五十萬斤福建一布政司派銀八萬六千餘兩及後徵銀解部又因買價不敷派令加徵以此竭民膏血豈能盡供幸賴我皇上卽位權奸誅黜前項多派未完料價盡行蠲免民始得生今此赦前已徵在官銀兩論理各處亦有而有司任其乾沒不行查解今惟福建布政司官員奉公體國起解前來今欲照依原估定價責令鋪戶買料送納旣物價騰貴合用起運綱司水腳浩大難以賠

補欲照前加徵價銀則此赦前多派料銀各處拖欠未
納者既得盡行蠲免而此福建官民已納解到者反欲
加徵情理豈堪是此布政司官本因體國而反使殃民
本欲奉公而反令致怨也況查前料派後徵運過生漆
一十二萬四千六百餘斤桐油六萬九千六百餘斤銀
硃三萬六百餘斤二硃二萬七百二十餘斤鐵線三萬
六千餘斤肥皂一萬六千二百餘斤竹掃帚六千一百
餘把又有嘉靖續派徵解過鐵線三千八百餘斤肥皂
九千三百餘斤竹掃帚五千一百餘把通前二次量數

胡端敏奏議

卷六

三

川文刊

數年之用今此價銀一萬八千九百八十一兩有零內
除依奉工部咨到針工局題准事理動支三千七百八
十一兩二錢七分有零湊送南京針工局以作冬衣折
支紵絲綾紬銀兩外其餘一萬五千一百九十九兩七
錢七分四釐六絲九忽六微九纖五塵若令買料起運
照依每年常裝該造木桶板箱兩罩扛索鎖鑰事件動
以數千百計該用各項物料匠作工食約計銀二千三
百八十餘兩又約計南京兵部計撥裝運馬快船共三
十餘隻又沿途人夫供送需索不知又費幾何且物料

積久無用深可痛惜今思內府皇城前項宮闕殿宇及諸禁門城樓磚城等處多有損壞雖云工程浩大地方荒歉一向未敢議脩倘後內有十分損壞處所亦難終不脩理一時盡派民皆緩急難倚而且竭天下之力不足以供是猶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非及今漸蓄終不可得臣等若不預思奏處是負我皇上愛恤民隱之仁遇災脩省之勅也如蒙軫念南京根本重地各處人民災困乞勅工部查議合無容臣等將前銀不必買料立案收儲庫及查各布政司有如前項赦前原派已徵

胡端敏奏議

卷六

三

未解各項料銀或料物原徵折價未曾買納者一體解部趲積以爲脩理內府宮殿門闕等處急缺備用免後盡派小民緩急難倚惟復止照正德四年事例將銀解京工部收候遇缺買料應用

明胡端敏公奏議卷六



